



端木虹著

# 重亮的烟火

青春文叢之一

重亮的燭火



端木虹著

青春出版社出版

目錄

序(一)	章暈	1
序(二)	朱昌雲	4
當白鴿起飛的時候(序詩)		5
大海、風帆、海鷗		14
重亮的燭火		20
行走在田塍上		25
飛向暴風雨		27
寄風囑語		30
莊稼人的守望		34
燎原的野火		38
古渡橋的毀滅		39
憂鬱及其他		42
朝露		45
離愁		48



夜路即景 ..... 51

鄉土，熱愛 ..... 53

莽原之歌 ..... 55

莎瑪河晚唱 ..... 60

當燕子北歸的時候 ..... 63

青山含笑 ..... 66

西海岸之歌 ..... 69

歷史的河(一)

古城的街道(二)

加冕公園散記(三)

馬來亞的青島(四)

椰樹的禮讚(五)

詩人懷慕的山城(六)

跋(一) ..... 傑倫

跋(二) ..... 孟沙

書成贅語

# 序（一）

章 暈

我跟端木虹先生通訊時，開始於十年前我替吉隆坡一家出版社編一個文藝刊物的時候，可是在三年前我才正式跟他會面。

十年，是一個不短的時間，在人身生理上說來，年青的變得成熟，年長的則接近凋殘，不過在文藝的領域上來說，文藝工作却是不受時間的限制，我們同意在十年前香港一家文藝日刊在創刊詞裏的幾句話：「……我們要求一切靈性的探求者，在這裏立住腳。我們不譴責伏在過去屍骸上哭泣的人，真正死亡的是那些自願爬入棺底的生者。」

我們很有理由相信；文藝習作並不是一條短促的路，更不是用投機取巧的手法可摘取成果，毛姆寫「人性的枷鎖」，曹雪芹的完成「紅樓夢」時，大都經過一段人生經歷，進入中年，至於海明威在晚年時，用全力寫出那個有力的中篇小說「老人與海」則更是向時間老人作抗議，可是，從別一個角度看時，也有一部份純粹靠了天份在很年青獵到了威譽，如中國唐代的王勃和英國的拜倫等都是，不過他們都很早便死去，從他們推算起，那個以寫「恨賦」出名的江淹，只能在當日的文壇上作彗星一現，過後便寂寂無聞，好事的人就替他編織了許多美麗的神話，說是仙人在夢中把借給他用的綵筆取回，所以他再也寫不出出色的文章，其實是江淹自己從文章有價後，便成了過河卒子，一心一意去做

官，再也不費神去寫文章了。

這只是一個陳舊的故事，但也可以當作青年文藝工作者一個教訓，例如契訶夫就曾經說過這幾句話：有不少年青作家死在自己的小名氣上，也是這個意思，巴爾札克也說過：「很少量的作品產生出多量的自慢心，多量的勞動產生出無限的謙遜。」就是一句金石良言。

「重亮的燭火」作者端木虹先生就沒有上述的毛病，相反地他那種爲文藝而文藝的鏗而不捨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他的短篇小說，我讀過不少，但我尤其愛讀他的散文，他的散文除了流麗的文體外，還滲着作者的濃厚的感情。

刮着印度洋勁風的日子裏，迎着季候風，我觀賞熊熊的燭火，在山的那邊耀亮，火源隨着風的媒介，在我的深處，把心火燃點了，生命燭火，不也照亮過自己在無邊黑暗中摸索的思維嗎？

——見「重亮的燭火」。

這短短的幾句，就可以看到作者的熾烈的感情，我認爲散文有別於短篇創作小說，因爲它融入了作者的感情，我們或許會忘記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裏的巴札洛夫，但無法忘却他的散文「榮羹」裏那個老婦人。

正因爲散文是注入作者的真實感情，要寫出有感染力的散文時，作者必須有多采的經歷和廣闊的視野，諸如寫出萬里江濤，撼人心胸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赤壁懷古的蘇東坡

，就因為他流放過很多地方，生活圈子擴大了，才能寫出這些作品來，如浮華的柳永，因為生活圈子太狹小了，就只能哼出：「：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的歌詞吧了。

「重亮的燭火」這散文集只是作者的一個開端，我期望他擴大他的視野，充實他的生活，不要永遠停留在「西海岸之歌」那固定的階段上。

別要看它是微弱的燭火，那光亮是悠久不滅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

## 序（二）

朱昌雲

端木虹兄將其歷年來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散文剪稿寄我，要我寫序，由于我近來公私蝟集，忙得不得了，現在才草率交卷，真是于心不安。

其實，端木虹兄的作品，是無需予以怎樣介紹的，因為凡是對文藝有興趣的人，相信誰也不會沒有讀過他的作品，可說是星馬文壇上的一位眾所週知的優秀的青年作家。

我老是覺得，雜文和散文是不相同的，雜文以刻畫精練為主，散文則是以美為主，當然，這是有內容的美。有好的內容，有真摯的情感，再有詩般的文字，這才是散文的至高境界。我愛讀端木虹兄的散文，也就覺得他有這三個特點。

這本「重亮的燭火」是他第二本單行本，第一本是短篇小說集「塞納姑娘」，在這兒，我要告訴大家，他不但寫得好散文，並且還能寫得很好的小說呢！

端木虹兄是個豪邁不羈，情高韻逸的人，其文亦復如此，古人說「文如其人」，可說一點也不錯，他這本散文集的出版，是值得我們高興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怡保）

# 當白鴿起飛的時候

(序詩)

縹渺的天，遼廣的天

湛藍里盪漾着的——

不是輕浮棉絮而是雲縷。

雲層下嘎瑟着響，

閃出幾道華光，

這白色的閃電，

是宇宙的寵兒，

它是來自青山，原野的鴿子。

有靈氣秀色充滿的溫牀

不會產出任何卑俗凡身

鴿子愛的是聖潔，和平，

它寓居原野溫馨的環抱，

青山翠谷用靈液哺育它的潔身。

這里沒有罪惡，喧囂

每一寸土地蓬勃着鮮豔純潔的花朵

清溪像一座古老樂琴

把鏗鏘美樂佈遍每一個角落。

百靈鳥是自然界的歌手

它用愉快的聲喉協和了溪流的歌。

夜鶯是向晚的寵兒

它婉約的夜曲比美一切豔麗的花朵。

這里一切都循聖潔土地而發生，

安祥的鴿子需要美麗、幽靜、平和。

每一個歲月每一個黎明

當草原盡頭湛藍天角

大片琥珀色透露，色彩繽紛

天際隨起一陣瑟響

潔白的鴿子隨第一線陽光騰起。

當白鴿起飛的時候

草原浴滿了金黃的陽光

天際晴朗，萬梟在馨熱氣氛里甦醒。

雲雀破曉高歌

脆亮的聲響是白晝的序幕曲，

白鴿馱着晨曦的光輝

染一身金黃

展着羽翅高凌碧空，

俯瞰塵寰它心里有太多感觸。

這白色而光輝的閃電

這智慧而豁朗的精靈

開始了它們毫不偏旁的謳歌

它們寧靜地耳語，語聲潛埋在胸襟：

「你萬梟至上的精靈——人類

自然巨匠賦你蓬勃與青春

每一個時間音符里

你把生活奏成一支動人的歌

你在各階層活躍，盡職

自然土地染滿了你，神聖勞動的汗滴。

縱榛莽荒徑有吐露異豔的花朵

自然界有最美最動人的歌喉

但豈能與你人類

——無上之精靈比擬喲！

在懸殊天秤里

它們顯出了叫人憐憫的凡庸，笨拙。

自然母親於至高領域

鑲上萬丈光芒的太陽月亮星星，

這固化生命與光彩却不令你臣服。

你數千年前有偉大，睥睨世間的人物

事業光芒朗照不朽

雖說肉體生命短暫若蜉蝣

假如地球繼續不斷轉動，

仍有更智慧，更不朽的精靈迭現

在地球上一切豐功偉業

燦爛底輝芒會蓋過太陽，月亮，星星。

我的身子輕逸

生活在我是一段無休止的觀望與遊歷

我不是卑凡庸俗

不會諂媚權貴更不作盲目的謳歌。

我遨遊空間也駕臨巖穴

日子會增進我視野的曠濶，

洞觀世事我不敢有太高自信

我知道什麼應該貶棄應該頌揚

我謳歌善良也針砭醜惡；——

人類是自然界寵兒，無由比擬的精靈

却有深穴的黑暗，撒旦的毒狠

隨着地球轉動，升起每一個黎明

人類精靈便在絞動那不可思議的腦筋

構思罪惡的慾望。

爲達至慾望便令高尚理智遂陷昏迷  
無情的在謐靜的土地  
埋下戰亂的禍根。

這引起人類世世代代種下仇恨的種子  
每一年每一朝代都釀著着戰爭。

地球上戰場的烽烟如果繼續瀰漫

這世界永遠也不會太平。

我讚嘆人類以外的飛禽獸類

不相融合即分割領域互不干涉

它們雖無睿智思靈，

却也沒有愚蠢，堅持不讓的鬥爭。

我憐憫人類毫無曠達胸襟

也斥責造物神精緻里帶有無可寬恕的忽略，

一念之差鑄成可怕的錯誤

讓這土地埋葬着難以數計的冤魂。」

鴿子稟賦智慧，虔誠

鳥類除了它就不再有豁達的胸襟

它詛咒戰爭帶來浩劫

更詛咒心胸狹窄不善容忍之精靈

每一個歲月每一個黎明

第一線曙光在東方朗耀

宿露餐風的鴿子便開始起飛。

當白鴿起飛的時候

田畦里充滿着勞動者底歌吟

工廠有馬達尖銳的吼響

勞動階層各在克受厥職

人們把血汗撒在一天的生活，建設。

白鴿如同黎明時嶄露的陽光

它懷里洋溢着不能言喻的歡暢

飛着飛着忽高忽低

輕逸的飄浮它展翅追向流雲

人類勞動的熱忱太使它激盪。

翱翔在蔚藍的天空

也翱翔在驚濤駭浪的海洋

白鴿從不感覺慵倦

它有翱翔宇宙的精神。

白鴿有豁朗曠達的胸襟

沒有鷹狼的橫蠻，黑鳩的野心

它沒有尊卑的觀念

更沒有鳳凰的高貴，清高自鳴

它會施展聖潔的雙翅來到窮鄉

也懷着悽鬱心情來到烽烟未息的戰場

它渴望久漫的烽火早日熄滅

不再把寶貴的生靈無謂埋葬。

白鴿僕僕飛行凌空萬里

身後肩馱了一個蔚藍晴空

它身懷堅忍不拔的意志

沿途盡播人所渴望的和平福音

當日落崦嵫它隨最後一道陽光迴程

對異鄉風物從不迷戀盤桓

白鴿熱愛着久居的土地

雖身處萬里，意志始終堅固不動搖。

道宇宙寵兒，天之驕子

這白色而光輝閃電

繆斯忠實的伴侶，高貴上賓

芳名永載史冊以供世世代代流傳。

（稿于一九五九年）

## 大海 風帆 海鷗

不必追問我必須套用那一連串優美的字彙，詞藻，去形容自然界那一份最動人的情景，讓它撰入丹青，讓它撰入錦綸吧。你要是覺得有與致，滿懷怡然自得之情，你要一窺自然奧秘，了解自然寵兒——詩人，藝術家如何受美景感動，激發思靈，寫下一篇篇不朽的詩篇，一幅幅獨具匠心，價值連城的結晶品，那麼你跟我來，千萬不必惶惑，心里老在盤旋着我，悶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膏藥？你跟我來就對了，像平時你跟隨着我一樣，我終究會兌現我所指示的目標，與你所盼望實現的意境的。我們的脚步現在不是挪動着步行了麼？小徑，原野的溪流，密密的椰林，都儘速地拋在後頭了。呵，期望的就幾乎逼近眼簾了，你還不覺得麼？唉！該死！你怎麼躊躇不定，步伐懶洋洋地一些生氣都沒有？你眉心角似乎有陰影籠罩着，鬱鬱，沒有一絲遊興，好像有什麼疑難困扼着你，重重心事，在心頭繫了重結，你表露出慵倦無歡，呵！你是與上一位剛好相反，你們同是年青人，但却有着相反的遭遇了。然而不管你們的處境是如何的迥異，請都跟我來，哪！已經到了，朋友，跟我一樣不由而然地深吸一口清涼的新鮮空氣，然後睜開眼，把目力直掃遼闊無垠的前方，你們會發現到一幅極美，極富詩意的畫面，橫互在眼簾，那是——大海，風帆，和正在海面得意飛掠而過的白色精靈，海鷗。

你滿懷怡然自得之情，有意窺視自然仙境，以悅耳目，以舒胸廓，那麼你任意去尋求，任意去滿

足你的慾望吧。——你若是心懷苦衷，腦際充滿百般煩惱，在此時此地，此情此景，正好吐一口煩氣，讓自己裹在大千世界里頭的飄渺氣氛中，尋求片刻的解脫，尋求廣宇間的秘奧，啓示，讓自己蛻變，讓自己再生。

現在好了！我們是矗立在大海之濱！面對着一片空曠，那麼無際，我們是處在勝景，以至於世界之緣了。此刻不用去做醉人的幻想，讓自己一蹶迷糊，聽呵！什麼在做驚人的呼嘯，什麼在做驚人的吼叫？虎虎：是巨大的精靈在出穴以前的猖狂？虎虎：追隨着海洋季候風，不間歇地傳來激盪心弦的浩响。一定有什麼精靈在做意料中的震動吧？——然而都錯了，善幻想的詩人，那不是鬼靈精怪，那是愛虎虎歌嘯的。

## 大海

它不是怪誕之物，却是屬於神奇，奧秘的精靈。它有它的秘密，幽深不可臆測的秘密。它緩和時是一隻馴服的綿羊，軟綿綿的那麼叫人喜愛，它忿怒與不自得的時候，你聽，它狂怒的咆哮，無理地掀起怒濤，叫濁浪排空，叫一切在它憤怒不羈的心緒中，自尋毀滅，然後趾高氣揚，唱它雄勁的嘯歌。

海是有其醜惡，可怕的一面，但也有其美麗，馴服令人謳歌頌揚的一面。古今中外，文豪才子，撰文寫海的，與海結不解之緣的，愛海愛得透澈，幾乎瘋狂要死的比比皆是，正如此刻我帶你觀海，

賞海一樣。善幻想的人如你和我，觀賞之後怕又要寫什麼頌海之類的文章來了：這是出於什麼驅使呢？無非是爲了它的秘奧神奇，及不可思議。正如一個男性，無法赤裸裸地認清潛伏在女性慕後那一股魅人，令人迷惑的神秘氣氛一樣：天下許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事物所以少顯露文人才子筆下的原因，就在乎此呵！

我這又起什麼念頭與感想來了？我應該像勸告你一樣，不必作醉人的詩與幻想才行。——虎虎，海像催我們儘速欣賞它的豐姿，它的動人的歌，否則要辜負它的一番好意了。

這正好是皓月疏星的夜晚，大地在銀光普瀉下，是那樣的潔白，和平。海面是起伏着峯巒般的浪峯，受季候風的駕馭，更有勁地衝向岸邊的沙灘上，岩石上，把許多陳年渣滓，來自其他國度的污穢，都泊在岸灘上，但不久又將在漲潮過後，在深夜的落潮里，靜悄悄地把帶來的一部份殘渣帶走。

海風助威地聒絮，浪濤在作雄渾有勁的雷鳴。渾圓的明月在波流里浮沉，而至於散成破碎的金子，撒滿一海金黃……。

海是浩瀚無涯的，然而從一角向前觀望，在海連天，煙波蒼茫的盡頭，一彎弧形的綫條，那是海的水平綫，却似終止了不能再遠的樣子，你能說它無涯麼？——但你儘是觀看，儘是啞罕，你忽視了那樣同是神秘，有趣的影子，突破了煙波蒼茫的海天，顯露在有華光朗耀的一端，那是象徵生命活力的

## 風帆

正向這閃着火炬的岸灘緩慢地行駛過來。

這是一隻載滿無限理想的舟子，自重重險象環生的海外里安全來歸的吧。

風帆確是向這方向駛過來的。然而，畢竟仍是一點點，速度慢得像一隻緩蠕動的蝸牛。是它真得那麼不濟事呢？還是因距離太遠的緣故？一點點，愈來愈顯著了，這白色的理想，白色的希望。

應該可以聽到這羣歷盡滄桑的漁人們，帶着歡慰的心緒，唱着，發着勝利的歌嘯吧！然而不能，熟練與飽經世故的漁人知道，未完全把一切靠岸以前，一切成果仍處於不安定與充滿危機里。風在揚颺，近岸的波濤洶湧得有些令人心涼，你能說定頃刻間不會平地起風波，在這世間平添一幕悲劇？

白色的帆影越來越顯露了，在泛着銀光的海面，它隨着湍急的浪潮起伏着。忽而如飛躍般，高高地送到浪峯上，忽而如冰場般不見了船身。這是一個艱困的行程，幾乎每一刻的前進都須飽受浪濤的羈絆，必須讓血汗洒在與海水的搏鬥里。此情此景，善感的人誰也會想像到那一幅淒苦畫圖；設想他們是在一個未睡的深夜里，爲準備次日的出海，領受了家人親友們的順風與祝福，趁着天將黎明，把船駛出了靜靜的港汊，那時也許濃霧在迷罩；憑着熟悉的水路，他們終於走向了遙遠的征程。設想船身只載了一對父子，或是夫妻，兄弟，這些在生活綫上掙扎的人們，開始小心地駕駛着他們生命之舟，把血汗勞苦去尋求一家溫飽的代價。他們是冒着濃霧前進的，但前面却刮來虎虎雄勁的大風，把頂

上的風帆與桅杆幾乎摧折了。船的周遭，跳躍的浪潮，幾掀把船隻掀覆了。風在虎虎，浪在雷鳴！有濃霧的清晨是個黑壓壓的天色，烏雲密集着，加上一陣暴風，一場大雷雨恐怕就要傾盆而下了。然而，英勇的漁人呵，絲毫不退縮，憑着多年的歷盡風霜，飽經憂患，他鎮定地把着舵，讓船身閃過一座高似峯巒的浪潮。雨下了，他讓雨水敲擊在黝黑而結實的肌膚上，他不把一切安危記掛在心里。在驚險的搏鬥中，他是充滿着信心的。在困厄的場面里，往往信心就是力量，希望就是勇氣，他要用信心與希望突破這一重重的苦難，到平靜的海面去撒下他那充滿着希望的魚網。

漁人的意志是堅強的，凶狠可怕的海却吞沒不了它，毀不了他堅定的信心。現在，它回來了，它歷盡了許多苦難，它撒下了多少次希望的網，不管是否滿載而歸，但它畢竟回來了。清風明月夜，誰是伴送這苦難的一羣？誰是頌揚這英勇的生活戰士？哪！你該看到飛掠在風帆周遭的小精靈們吧！是一隻隻的

## 海 鷗

它們從遙遠的天際，伴護着英勇的鬥士們來歸。看呵！這亘久寄居在經常閃着風暴的海空上，一隻隻嬌小的精靈，這白色的閃電，展着那一對修長的羽翅，飄然地在海波上斜掠過去，那麼輕盈，那麼柔美且充滿青春活力。

這象徵着英勇，不羈的小生命，終年寓居在大海，大海是它的老家，每一個年歲，每一個晨昏里

頭，它始終與躍動的波濤爲伍，活躍在漁船出入的地方。

你可敬而大氣磅礴的精靈呵！從開始降生便在驚險的風暴里飽受考驗，多年的歲月里，接受了無計數恐怖與艱辛的挑戰，整個嬌小的羽身，充滿着整部可歌可泣的戰鬥史！——你給予許多懦弱，消沉的人們，寶貴的象徵，明確的啓示，你讓那些充滿無限希望的人們，得了更珍貴的鼓舞。

此刻是沒有風暴的時辰，然而大海仍滾動着不羈的海波，在海外歷盡苦辛的漁人和風帆均已安逸歸來，到充滿着溫暖的家園享受一些時日的清福。獨有你——這一羣白色的閃電，這一羣英勇可敬的精靈，却亮着修長的羽翅，依舊在烟波蒼茫的海空，不懈地斜掠着，飛舞着！它們趕着浩瀚，不盡的征程去了吧！漸漸的，連白色的影子也消失在水天連接的極端，我們再也見不到它那雪白，嬌小的身影了……。

（稿于西海岸海濱一九五九年）

## 重亮的燭火

有什麼比我此刻的心情，來得深鬱沈重的嗎？以往，我這深埋於園林密竹間的草屋，此刻總該有親切的伙伴，挾着一股勁意，虎虎地歌嘯而來。它敲响林間的樂器，同時拂着尖挺的竹葉，鼓起此起彼伏的林濤，活躍在我敏銳的感官前。

風——你親切而狂猛的自然伙伴，午夜經常造訪的過客，今夜怎麼不見了你的踪跡呢？渴望的心，欲隨風羽化而去的思維，期待着澎湃的心潮，飛翔的意志，只好隨着陣沉悶，落寞的蛙鳴，孤寂的虫豸，淒涼地在死寂的氣氛中，消沉而至失去：像閃爍着五彩繽紛的泡沫，幻滅於失望的一剎那。

失去心目中所渴望的一切，這世間萬事萬物也就即刻沒有了它的光彩。踐踏着落葉沙沙，曳着沈重步伐，穿過竹影斑駁的小徑，重到過往經常光顧的土丘上，孩提時探看北斗星閃着亮光的目的地吧。（雖然現在再也沒有觀賞北斗星的興致）那兒不是也隱匿着自己多年時光歲月，以及由孩提到長大成人的足跡麼？

土丘高及人胸，上面光禿平坦，像隻千年老龜匍伏那裏。說來我很不該如此去形容它，在長久以來的生命日子里，最早與自然界結緣的應該也是這塊親切的土丘。廿幾朵報春花悄然落下的以往歲月

中，不論風風雨雨，不論自己在外間遭受多少打擊，冷暖人間多少鄙夷、奚落，滿懷蘊抑多少的悲痛，遍身是佈滿着多少的鱗傷，自己的意志消沉到沒有勇氣再生存的當子，就是它，就是這塊平凡無奇的小丘，給我以新的激勵，給我以再生的勇氣，它呀，叫我屹立在它溫熱的胸懷，望見了山谷對岸，不老青山脚下的茅棚外，每夜在燃燒着的猩紅火光，那長久不滅的燭火……。

刮着印度洋勁風的日子里，迎着季候風，我觀賞熊熊的燭火，在山的那邊耀亮，火源隨着風的媒介，在我心的深處，把心火燃點了，生命燭火，不也照亮過自己在無邊黑暗中摸索的思維嗎？

有時季候風挾着雨點，落向這荒涼的村莊，我即被一種不穩的情緒所困擾，沙沙的雨點落得愈响，呼呼的風聲刮得越勁，我就更感到焦慮，望着銀色的水點，就愈感到那是令人痛楚的箭鏃，射在我飽經憂患的脆弱心田上。面對這情景，痛楚不安逼使我不能再在書扉挨下去，我像失去理性的痴狂，冒着雨點，穿過泥濘小徑，登上安祥自若的土丘，用手遮着額頂，朝着那經常燃着燭火的所在望去。在未証實眼前的現實以前，我早就猜臆到這霉雨的季节里，燭火雖然倔强，但在雨中是不會燃燒的，它的生命是不會存在的。

燭火果然在雨中熄滅了，在雨水的淫威下，它無法躲避這場災難，這注定的運命的到來。但我並不像往常即刻爲某種希望的幻滅而沮喪，痛苦。如果不是感官與視覺上有問題，我仍清晰發現那堆燭火的殘骸，於燃燒的生命消亡後，發出一縷縷青烟，迷漫周遭；雨水的淫威往那兒去了呢？瞧它幽靈似的縹渺的煙，穿梭銀色利鏃間，不正顯示它生命的倔强麼？

非只一次了，在風雨的季節，我關懷遠方的燭火，在月明星稀或黑如墨海的夜里，自己一人迂迴小道上，佇立土丘前，遙望親切的火光，遙想播下火種的主人，冥想燭火的故事。如同熱戀日久的情纏，臨睡前的一瞥，依依別意，再也無法減省了。

除了季候風帶來霏霏靈雨，燭火是永不熄滅的。我對於此有絕大的信念。其實我早說過，這信念無非是自己渴望良深所至。在此時此地，甚至任何時刻，我需要它，渴念它，甚於始前民族及其他世界的野人，把它尊奉為神明而加以信仰。我欣賞它，渴念它並非盲目與畏於它的神靈，而是附有現實激勵的作用。燭火的火種早就深埋下我這痴子的心坎了哪！

但令人無可思議，無法相信的事蹟却發生了呢？當自己對自己發生信念而自鳴得意的另一個昏暮，這世界被撒下黑幔而呈黑暗的時刻，應該是燭火熊熊燃燒的時候了，但它却遲遲未現露它殷紅的影子，遲遲不見它在呼號晚風里的猖狂。

自然，滿腹狐疑是遮掩不了我焦惶憂郁的神態，一如急于謀面之情纏。我倒負着手躡方步子，徘徊冥想、久待。我下了最大的決心，付出了極大的能耐，從黃昏我等到薄霧輕飄的午夜，依然不見星點火光。我不由地詛咒起來，火神普羅米修斯，今夜怎麼無緣無故缺了勤哪……。

不單是這夜我無法好好入眠，以後幾個月的時光里，我為一位友伴的悄然逝去而悵惘，而鬱鬱寡歡。雖然我多次企圖抑制自己衝動的情感，摒絕無謂的煩勞，去探索一個可能性的因素，去探解難以化析的因由。

由于燭火燃燒的地點無法允許我跋涉去一觀究竟，我的一切深究企圖顯然全部失敗了。我無法可想，我讓濃深的悵鬱重新襲擊在心靈上，只因我已竭盡所能。

燭火本已逝滅，心靈之火再也沒有亮光，隨着燭火的失去，一切都已顯得黯然。

我失去了所渴望的，也失去了最堅強的信念，我還能說什麼呢？

走吧！這裡沒有慰安，沒有激勵，沒有再戀棧的餘地。——在另一個意志鼓舞，遠方伙伴的召喚之下，爲了生活所驅使，我遂產生了離鄉背井的念頭，在一個羣鴉聒絮的昏暮，背着簡單的包袱，登上上一列龐大似蒼龍的夜車，沿軌北上。

在他鄉漂泊了二載，才接到家人報導着不凡消息的信箋；他們告訴我，我所癡念的燭火已在三月前重新燃燒，本地學校教席有空缺，等候我回去替補，這莫大的喜訊，除令我雀躍三百，歡欣欲狂外，最大的威力，乃是雨下的列車上，當天就出現了我瘦削的個子。

安排了工作問題後，兩年的漂泊生涯算是結束了。重回家園，重叙人間天倫，誰不喜悅，誰不銷魂呵！

晚間，天際掛着半升新月，如珠的星點爍動着盪惑的光。風——自然界的一員，可親的知交，在我周遭呼號。熟悉的土丘，馱負着我，讓我更清晰地見到遠方的一切：那久別的燭火，不又在眼前耀亮了麼？呵！經年渴慕的燭火，重亮的火喲！

在土丘上，癡望着親切的火光，才記起白天一位朋友告訴過我的「燭火的故事」……：

「山的那邊，住着幾家墾荒的勞動兄弟，白天他們工作，晚上得預防野獸侵襲，他們點亮燭火，目的要使獸羣受驚不犯。他們終日與生活搏鬥，也與兇蠻的獸類交戰，直到戰鬥能力消亡，才從前綫撤退，那兒才荒寂了一個短暫的時日；以後，另一批勇敢的弟兄，明知環境凶險，依然不懼地迎上去，繼承先人未竟的職務，這樣，你才能見到燭火的重燃，燭火殷紅的亮光……」

呵！燭火，簡單的火光，竟也蘊藏着血一般紅，淚一般酸的故事呵！

只爲個人私慾，單純的願望，至今我才領悟美好的火光，一次燭火的點燃，竟是勞苦兄弟們一次又一次揮着血汗，與環境搏鬥的標誌呢。

面對着燭火，我再度顯得渺小與不足道了……。

（註）燭火原是指火炬。本文用以稱呼山火，純係借用含意。

（六二年五月六日。西海岸）

## 行走在田塍上

問誰是我親暱的伙伴，誰是我敬愛的對象？毫不遲疑，我選擇了大自然風物，我選擇了在大自然中進行沉默搏鬥的勤苦工人。一切用勞力用血汗把荒野闢成良田的自然兒子，他是我們敬愛的人，我們的弟兄。

在我的腦子里，永遠有這樣一幅畫圖令我無法忘却，這畫圖一點也不美，色澤也很單調，不矯揉，不造作，沒有丹青錦綸的高貴，沒有濃深彩墨的艷美，——那是一片翠綠的莽原，棋盤式的田地有阡陌在交縱，當清晨烟霧未消，山嵐氤氳繚繞，這樣的場合里就出現一羣衣着污穢，襤褸的人們，手裏是征服自然，培植生機從事辛勤生產的武器，神態嚴肅，額上那經年累月的生活折磨，而刻鏤的深密條紋，是奮鬥的標誌。在這一段漫長艱苦的歲月里，幾曾有過快樂的歡笑呢？幾曾有過幸福的時光留給自己？

若問這些人如何生活着，如何捱過一個白天一個黑夜？我就要告訴你，白天他們生活在田畦里，果腹以粗簡的食品，他們在辛勞中獲取歡樂。對於生活，對於自己曾經費了血汗膏腴過的土地，都存在着無限熱愛。一棵幼苗的茁長，都象徵着一個希望的萌芽，當遼闊的田野都在閃着金黃穀粒的輝芒，歡笑的日子便隨着到來；他們熬盡苦辛，撒下多少血汗，都在此刻忘得一乾二淨，其實他們也該有短

暫的歡笑掛在臉上才行，當他們都想到以後一段漫長日子，仍須付出辛勞代價的時候……。

行走在田塍上，我的感觸何其多，我的思路何其迢遠，腦海里時時無法忘懷的畫圖，如今同樣呈現眼簾，過去如此，現在如此，以後也永遠如此。

對於眼前單調晦澀的圖畫，我從未對它發生厭煩，正如勞動兒女羣從未對他們的生活產生厭倦一樣。

我習慣在田塍上迂緩步行，對着親切的場面親切的人羣，腦子里隨即有深遠的冥想了。美麗的憧憬，理想的帷幔緩緩揭開，一個動人的畫面開始顯露：

——依樣是先前的景象，但不見了那羣歷盡滄桑，滿臉皺紋的人物，他們在這世間失了影跡，但充滿青春活力的後代却繼承了他們的任務。穿的不再是破舊襤褸，吃的不再是粗簡淡泊，身邊不再伴着犁牛，他們呀此刻坐在機車上，雙手在駕駛盤上控制駕駛，馬力強大的機械在嫺熟的技能下馴服地工作，在馬達怒吼聲中，一畝畝的良田開拓了，一粒粒優秀的種子播下了，艱巨的工作將近完成，勞動兒女臉龐露出了無可言喻的歡笑……。

(六〇年八月)

## 飛向暴風雨

這是一個無月無星的夜晚，窗外的暴風雨正狂怒地咆哮着，雷電在交響，眩眼的的光芒消逝後，大地復沉淪在無邊的黑夜里。

這是可怕的夜，除了雷震山鳴，遙遠處隱約地傳來沙響，虎虎！是風暴！虎虎！又似山洪爆發，黃色的濁流泛濫過來，難道是宙斯發了威性，用萬鈞雷霆的力量懲罰那把火種盜給人間的普洛米修斯？或者企圖驅使咆哮的風雨消滅人間的火焰？

雨水，傾瀉在山河、道路，也打在屋頂、簷下階石，奏着恐怖的交響曲，唱着它征服者的歌嘯。這時，被風雨圍困着的宇宙，就像死了過去一樣，懷里的人們，也大都沉睡夢鄉未醒。

你，風暴之夜的孩子呵！在明滅不定的油燈下，溫在母親暖熱的胸懷，眨着一對烏睛，看着外邊閃爍的電光，聆聽震耳的雷聲，毫不覺得驚悸，你狹隘的天地里，是否未曾領略到恐怖的意境？

當你把視線從黑暗可怖的世界，收回到眼前亮着油燈下的斗室，唯一吸引你的是那頭髮近於斑白的母親，那一副淒楚寡歡的容貌。你會領悟到這世間仍有悲愁哀苦的潛藏麼？當你發現了母親額上充滿辛酸情調的皺紋，你明白人生旅途上所必付出的勞苦、犧牲、貢獻的意義麼？孩子！

雷雨交加的夜晚，你爲什麼老瞪着母親不發一言呵？孩子，讓你媽爲你講一個故事，你千萬要注

意聆聽，別讓它有一字一句漏過。

你溫存在母親的胸懷，母親也用溫暖的胸懷偎貼着你的臉，像聖母瑪利亞在馬廐里，疼愛着她初生的兒子耶穌一樣。

她爲你講了一個海燕渡海的故事。

……「它終於飛起來了！飛在雷電交加，暴風雨密聚的海空……」這是故事的收尾，但你也明白這是應該興奮的時候。你鼓着小嘴，握緊拳頭，看了母親。「飛！是那麼有趣，是這樣的。」你做了一個飛的手勢：「等我長大了以後，一定要飛，像海燕一樣！」

這是你靈氣的輝芒初次顯露，夾在暴風雨聲中，那一句天真的稚言，更有力量地擊在母親的心弦。在晦暗的油燈下，母親憂覺的容顏，也開始有歡欣的展示了。嘴角飄過絲絲的笑痕，這顯然是掩不住內心的欣喜而發出的！孩子呵！你知道媽媽對你的期望是多深，多遠？

是的，孩子！你一定會飛起來的。

像茶山上那隻經過無數次失敗的小燕，終有一天展翮着剛豐的羽毛，飛向廣陵的海空，飛向暴雨，抵達成功的目標，黎明照耀的彼岸。——在那光輝的日子里，在那充滿陽光的領域，孩子，你不能驕凌自滿，你的成功，是母親血汗的培育，是母親苦難的化身，在勝利的日子，在得意閃着光輝的日子，你必須時時不忘母恩，那額角上蟠鋸着充滿辛酸情調的皺紋，以及寄予你許多期望的廣大人羣，你得記住這些呵！孩子！這是你孕育的意義。

在往後的日子裡，你必須認清美、醜、善、惡的造型，利用你機智的頭腦，明確的判斷力，分別什麼應該貶棄，什麼應該保留，頌揚。千萬別貪圖利誘，聽信罪惡魔鬼撒旦的讒言，淪入有色染缸，毀滅自己。——這些你同樣要牢記，好好珍惜自己的前途，自己的生命！這是你母親的慶幸，社會的期待，也是造物主用心至苦造你的原因，自然母親孕育你的意義。

孩子，我祝福你！

飛起來，如海燕一樣，勇敢地飛向暴風雨！



(一九六〇年)

## 寄風囑語

深宵裏的狂風不羈地吹吼着，聒絮着。捲過海洋，穿過密密的園林，此刻狂放地在我的小窗前張牙舞爪，呼呼的聲音，把我從不甚愜意的夢境中喚醒。

翻過身，讓午夜到臨騷擾的夢魘（這比魔鬼更淒厲恐怖）的夢魘，在呼叫的風聲中消逝到老遠老遠而至不可及的邊角去。而我遂像欣逢故友般，走到窗前，迎向這充滿一股猛勁的，飽具虎威凜凜的無形精靈。你不羈的自然伙伴，是誰激怒了你嗎？在午夜深宵也不憚煩地鳴起震山的歌嘯，令萬物動容，令萬物在你氣息凌人之下低了頭，不敢造次攔阻。

今夜，是一個無數次裏的一個黝黑可怖的夜，不此一次地，我在午夜夢迴裏隨着你呼嘯的踪跡到來而甦醒。我或是倚窗迎接，或是埋首案前，為你謳歌，為遠去經年的昔日伙伴趕寫寄語。

你狂猛而不羈的自然一員，赫赫威凜而又可親的伙伴，你來自異國，一定看過許多動人的事蹟，聽過許多可悲可泣的血淚史。冷暖人間，世間百態，及產生在任何隙縫間最卑微與不足道的事，在你是一覽無遺，獨有你自己才完全明白。

你心胸一定蘊含着許多事，一定也受到不少的囑咐。在戰雲密布的日子，在瘋狂的戰事，火藥氣充滿每一角落的日子，你啊，在空間逡巡，也好像在嚶嚶悲泣；你領受了深閨的少婦，托你給征場鏖

戰上的勇敢夫婦以祝福、保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浪子、孤孀、涕淚交流地要你帶來散亂不知死活的親眷的音訊；初戀的情人深夜的囑風寄語，還有我，你可親的知交，無數次地向你委託，把我寫好的篇篇關懷寄意，帶給在遙遠的友人，使她在緊張學習、工作的日子裏，領受我發自衷誠的熱愛、祝福……。

這是一個無波的黑海，是一個幽深的夜。除了風在逡巡，我隱約地似乎聽到遠處盡頭有滾雷的聲響、震撼在這恬靜的山城。一顆寧靜但對白晝光明極其向往的心，却隨着風訊奔馳到另一隅有着光與熱的國度裏去。對於明天，這充滿朝氣令人激發的黎明，一個廝守在無邊黑夜裏摸索的生靈，何嘗會安於恬靜，讓漫長的期待在心靈深處折磨？年青的生命，原有一股原動力，原有一股令人可愛的優勁。由於黑夜盡頭尚有一陣滾雷的風訊，太陽之神阿波羅即將挾着萬丈光芒的火輪，把光明送給人間。當子，愛好光與熱的不羈生命，絕不能死寂地落在追求黎明誕生的隊伍裏去。

我有着年青的生命，我也有比別人更優勁的優勁；爲迎着美好明天的黎明，我披上一層單衣，奔向高峻的山巔、發出對光明的熱愛，幸福明天的呼喚……。

遙望着蒼穹一角黑壓壓天色，再俯瞰脚下那幽深可怖的山谷，聽遠處奏鳴着未央歌的無名蟲豸，像是有無數的希望，無數的幸福、歡樂、在向我召喚。這一連串的誘惑；似乎動搖了我原先的信念，又似乎加強我渴求光明，追逐着光與熱的堅定意志。

頭頂上是高不可企及的天，腳底下是深不可測的幽谷，腦子裏充滿着太多太多的思維。甚麼令我

有太多的感想呢？是逡巡的山風？是幽谷裏的蟲蚋聲？或是遠處隱約間的陣陣滾雷，都像、又都不像，親愛的讀者們，我竟然是個善作迴思的感情俘虜。

這樣一個時代裏，我想起了一個詩人的一段詩句：

說要來必然要來，

不隱瞞陳腐的之將死亡

夜的盡頭是黎明

如果地球不停止旋轉，世界不會永遠黑暗。

一切過去的，陳腐的必然會在時代的潮流裏沖激到老遠老遠，以至於消逝：一切充滿着活力，蓬勃的生命，將會在明天的黎明前甦醒、煥發、再生。

明天，將是一個如何美好的日子。

在這黎明未到來，而徵象已微有顯示的前夕，現在依然是虎虎山風得意在騁馳的深宵午夜，一切仍然處於黑暗無光的世界裏，對於一切美麗的夢幻，美麗的憧憬，幸福的期待，唯有繫於堅定的信，與一份不渝的堅守；在不愜意的時代裏，用容忍、堅守擊退一切可詛咒的障礙。

蒼穹一角似乎漸漸地亮起些微的輝芒，預示白晝在不久以後就要誕生了。

無邊黑夜裏，在遙遠的山巔閃着幾點殷紅的火光，那閃耀着的火呵！不是燎原之火，不是摧毀宇宙萬物的火。是為博取褒似一笑，而令諸侯憤怒動起十戈的烽火麼？不是。是殘酷地燒燬羅馬城而引

起暴石尼羅王詩興的火麼？也不是。是甚麼呵？在這深夜裏閃耀着的火光？茸茸的，一點點幌亮着的，在呼號的晚風裏。告訴一切曾在黑夜裏期待黎明誕生的生靈們吧：那是從天堂移植下凡的神火，是勇敢的普洛米修斯從天堂盜下來的火種。這火，給人間帶來了溫暖，這火，給人間帶來了亮光。

當地球隨着規律旋轉過太陽的一面，這邊的世界就黑暗了。在黎明未到來的前夕，火在黑夜裏瀉出了生命之光，遞補了太陽的光與熱，不令一切生靈在黑夜裏作無邊的摸索，沉淪。

黎明就要到來了。光明的脚步也隨着滾雷似的聲響漸漸逼近了，午夜的風得意地在呼嘯、吹吼，野火依然熊熊地燃燒、燃燒着。

風呵！你自然一員的伙伴，請把我發自衷誠的祝福、寄語，帶給在明天里蓬勃成長的生靈們。今夜，我將不渝地堅守在山巔，迎着那閃耀萬丈輝芒的朝暉。

（一九六〇年二月）

## 莊稼人的守望

由於命運注定自己的際遇，有太多的坎坷與不幸，一個時候，在不堪的刺激與沮喪下，我先讓自己敏銳的感官，青春火焰暫時在空寂的困城斂息。年青人大多有充滿倔強與不羈的個性；短時期里的消極，恫獨在緬想，從冷靜的生活中重新調養受創的意志，我想這對自己，對周遭的一切均是有益的。

「真正的英雄，並非沒有卑下的情操，而是不為卑下的情操所操縱而已。」在一個落寞的夏晨，腦子裏不意盪出這一個警句來，把心中多年的悶鬱、蕭索，像晨露般抖落了去。是的，頹廢的意志需待振奮，糜爛的生命正待激發，我為什麼要消沉？我為什麼要作踐自己？

「來呵，到這兒來，看看田畦，看着生機煥發的莊稼，聽聽杭育勞動的歌聲，你將帶回寶貴的收穫，你將忘懷過去一小撮的痛苦、哀傷，來吧，到這兒來……」

好像有一陣召喚，從夾着泥土氣息的和風飄在耳際，喚醒我迷濛的感覺。這是熱誠的呼喚，也是帶有溫情的譴責，一個充滿蓬勃氣息的大好青年，囚困在窄狹的牢籠不思自拔，這是可恥與令人非議的。

「感謝自然界熱誠的召喚，和風慈靄的摩娑，一顆受創的心志將會得到彌補，偉大的力量與鼓舞

將促使生命再生！」

飛馳的意念伴着不自覺挪動的步伐，我在廣袤的農莊，一個老農的工地上立足了。

莊稼漢——我們的親人，一把高深的年齡，仍爲着大片貧瘠待開墾的土地，繼續辛勞，繼續流汗，繼續嘆息着。

「生命行將枯萎，工作留在肩上的仍有許多，不行了，但仍得承受……」

額上冒着熱汗，嘴上現着陰鬱的微笑。佝偻着腰，揮動着附滿青筋的臂膀，鋤頭沉重地一上一下起落。從翻土、播種、施肥、灌溉、直到一棵棵綠苗從黑土中冒出，工作一刻都不敢放鬆，而所獲的代價往往是得不償失。

「種子發了芽，瓜籐盤上架，禾苗結了穗，母猪鼓了肚……瞧吧！好過的日子即將到來，血汗畢竟沒有白流，年青人……」

老莊稼輕快地操勞，呈現希望的眼，似乎在向我傳達他內心的喜悅。

其實，我何嘗不也爲他默禱，貧農幸福日子早些來到？只是窮苦的人們，飽經的苦難是太多了，生活周遭埋伏着多少凶險，不幸的魔鬼經常與窮人結緣，當歡樂與幸福未攫取在握，誰也不敢對美麗的憧憬寄予莫大希望，過殷的寄托呵！

老莊稼搜集腐枝敗葉於一堆，縱火燃燒，用親切而強有力的臂膀，把我扯向一間低及人頭的茅寮內，以淡水當甘醴，以濃情代物質的惠贈，開始敘述一生的血淚史。

故事在一個黃昏降臨的時刻結束，激動的勞動者引領我瀏覽他苦心經營的芭園，他指着一處狼藉不堪，零亂凋謝的瓜架與農作物，震顛地向我控訴。

「多少的苦瓜，多少埋藏在地底等待成長的薯類，到接近收穫的時刻，常被沒有天良，不事勞作的鼠輩連夜偷劫、破壞。瞧！我身上的創傷，這是爲自己些微利益與敵人搏鬥的標誌，年青人，記住，我是孤苦老弱的莊稼漢，但是，貪婪、可惡的人們，卻不放過我……」

我不願再聽下去，這控訴與語調的哀傷，比利鏃更尖銳地戳刺在我這人類一份子的尊嚴上，我爲那些可惡無恥的敗類感到遺憾，爲這不幸的老莊稼增添一份同情。

「我有責任照顧自己心血結晶，即使一株幼苗，一粒稻穗，瞧！」他指着園中一座茅亭，激動地：「寂靜可怕的夜裏，我就在這守望，一個人……」

他語氣何等激憤，信心何等堅強，震顛的聲調中，令我年青生命的尊嚴黯然慘澹，一個意念抓着我，啓示我，蒼老的只是老人的肉體，信心與精神卻永遠茁壯、年青……

回到把我與外界隔絕的牢籠，細數稼漢遭遇的無限苦難，細數他血淚交織捱過了多少個辛酸歲月，守望在多少個黑夜無光的日子裏？然後再反省自己，自己飽賞坎坷命運的播弄，比諸生活在更凶險多難境域的弟兄，是微不足道的。

「來吧！到這兒來，聽聽一羣被擯棄幸福圈外，而又被無情運命踐踏在底層的弟兄，無告的控訴……」

守望的莊稼人，在黝黑可怖的深夜，隱忍着蚊蚋的圍襲，矢志不渝地看顧自己的心血，擊退來侵的敵人。

他不因任何的挫折，打擊而灰心，妥協的，永遠也不！

（一九六四年）



## 燎原的野火

野火又在燃燒了，燃燒在暮色蒼茫中。

風兒，這得意的自然寵兒，優然地盤旋在這莽原上空，一忽兒凌厲潑刺，一忽兒柔順緩和，馭着濃厚的灰烟，散漫在暮色蒼茫的空間。

是野火在不羈的燃燒，是恣意的野風給燃燒一切敗物的火以激勵；以鼓舞！就這樣，草原經常出現火焰；就這樣，野火經常燎原。

你瞧：那一片融融紅光，吞噬一切的火神，神態是那麽不羈瘋狂，晚風是有意助紂爲虐，它滋長火焰更大的威力，從狹小的範圍引燃得遠廣……。

是漫長的旱季造成蓬勃生機枯萎，土地無法保留懷裏一切受難死亡的遺骸，當星星之火應勢掉落，在這塊旱地上，不幸的一羣都要在這瘋狂的火焰中葬埋。

你不能盡是詛咒野火的無情，造成空前浩劫！當枯枝敗葉，一切自然土地的障礙物受猛烈火神掃蕩淨盡，並讓灰燼膏腴了土壤，人們便不會再勾起怖人的記憶，而將新的希望，新的種子播種在土地上，在這莽原之中，又平添了一片新的家園和新的歡笑。

## 古渡橋的毀滅

如果此時此刻再發生一椿類似東廓先生與中山狼的爭執，不請大樹而改請這被摧殘了的古渡橋主持公正的話，那這渡橋會毫不考慮，橫下忿忿的心，對中山狼說：

「吃掉它！人——這負心而無情義的傢伙！」

渡橋怎麼會如此的心狠呢？設想你我同在一個時間裏都是東廓先生，那你一定會被蒙上滿頭霧水，迷茫不知所然。

渡橋應該是對的，處身局外而又理智的君子們會這麼說。

其實你應該把眼前景象打量一個清楚，那是怎樣的局面。一個素來靜默而恆久爲人類馱着重負，熬夜盡職的精靈，竟是也同情邪惡，脅持良善與真理；昧良心，不爲天地所容的話來；這必然有其苦衷，這苦衷正潛藏在那由悲哀化爲憤怒的判決裏呵！

這是一個不幸的下場，這是一幕充滿淒清悲涼的圖畫。

你該看到，那一條古老的河旁。密茸茸的蘆叢上，不是躺着一堆刺眼的殘骸？這幽魂，這曾經在人類歷史上佔重要的地位，曾經在歡樂場中串演着重要角色的精靈，如今是完滅了。伴着古往幾許失意的英雄熱淚，像卑微的芻蕘，令人唾棄的瓦礫；在人們只顧當前實利的視覺裏，無言而挾着悲憤，

悄悄地消逝，悄悄地讓無辜生命在殘酷無情義的環境下葬埋。

有誰曾經來過這鬱鬱的歷史的河邊？有誰曾用生命裏一段時間與這鬱鬱的淚橋結下不解之緣？情侶親友分袂與重逢曾在這裏把悲喜劇排演，事後如過往雲烟，有幾個能用至深情愫把歡樂的記憶投到這湖邊，投到這經已毀滅的歷史渡橋？

如今古渡橋下的河水依然淙淙地流淌。

河面上的幽魂的殘骸也好像在發出低微的嘆息。

你們似乎在互相耳語呵——這一對多難的弟兄。盡情地去陳述生離死別的痛苦吧！盡情地把胸廓中那難以抑制的悲憤，難以容忍的痛苦，向富有良知的對象控訴去吧！當生命一息尚存，當生命仍有一股最後掙扎力的時候。

河流；你可親的伙伴，共享憂患的弟兄！你掀起浪濤，你掀起滾雷似的怒吼，毀滅一切不義的生存，不義的精靈吧！——「有什麼比人——這無情義的精靈更自私狠毒呵！」——渡橋沉痛地發出無聲的控訴。

其實也難怪；在一切凶險，不幸遍佈着的多難時代裏，不單渡橋被利用後飽受摧殘，即使許多清白，無辜的生靈，也要飽嘗比渡橋的折磨還要不幸的遭遇。

控訴與呼冤畢竟是無補於實際的；當一切均已失却理性的今天。如果單是軟弱呻吟，沉醉在過去榮哀片斷裏，也不能是一個忍辱負重的時代英雄所應有的態度呀！

讓一切默默地過去吧！英雄只有流血，英雄不是顯示創傷與淚光而是奮鬥。當世間所有最痛苦，最不幸的遭遇均能默默承受，爲什麼面臨這經已摧毀了的生命，還要留戀不捨？

死亡並不盡是完滅；有意義的死亡是一個真生命的再生，你可曾聽過這樣一句詩：「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以後事過境遷，理性的兒女輩出，將重新給不幸之魂以審理，重新給不幸之魂以追諡，禮讚。

生是默默地承受一切，死也該默默無所畏言。毫無意義的死亡只是罪惡，爲鞠躬盡瘁而不幸殉難的精魂，其名字將永遠活在有理性之靈的心坎裏。

(一九六〇年七月)

## 憂鬱及其他

我自來便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感情豐富的人必然會產生對周遭事物引起過敏與善感的個性。由於過敏，我經常讓一份熱烈的激動、狂歡、刺激、鼓舞、沖擊在情感的琴鍵上，我會發出豪放的歌嘯，我會喊出動人的口號。由於善感，我往往會在熱烈的場面，狂歡的季節里突然冷卻下來。不了解我，我不親近我的友人必然會追問我有關的底細，要知一個端詳。然而，當一切狂熱的與夢幻般的場合與遠遠地在心的世界離開以後，感情的波濤消失了，回復到平如死水的時刻，我會獨個在冷靜的角落里，利用超塵脫俗的理智去回味先前那一股衝動的情感，我會苛刻地追問自己，譴責自己，一切的應酬與一切的作爲都是爲什麼呵；有目的、有意義嗎？

往往，經過一場情感、理智的紛爭後，善感的天性就把憂鬱產生出來了。雖然是非已明察，善惡已分明，然而一股憂鬱，一股莫名的哀傷依然滯留在心底。這是一種怎樣的情感與個性？親愛的讀者，我就是這樣一個矛盾得可以的人。

與自己過從較密，感情較好的友人，經常都採取「愛之深，責之切」的態度提醒我，警告我無謂的哀傷與憂鬱，比亮刃還鋒利，比病魔還惡毒可怕，它戮殺精神的健康遠較肉體尤甚，它腐蝕了一切是不能輕易彌補的。這些都是發自內心淳實的話語，我感激一切關懷我的前途、事業無微不至的友誼

，它們都像黑夜的燭火，荒漠里飛耀的燐火，啓示着與照亮着我未來的前路。

我依然是多愁善感，我依然有着太多的憂鬱。在今天這樣的一個激盪的時代里，年青人本該仿做解脫束縛的鷹隼，在廣濶的天地間飛騰，像一隻奔馳在曠野中的野馬，勇猛地衝着，不羈的生命，只有在活躍中顯示茁壯與充滿活力。頹廢正如憂鬱一樣，它是殺害青春活力的幫凶。爲什麼你老是不衝，不飛騰呢？你狂歡、跳躍，生命就活了，生命之火會點燃得更明亮起來。有時在寂寞深宵里，我會用這樣的心語來提醒自己。然而，能夠誰不希望自己能有達觀的個性，誰不希望從歡樂與活躍里獲取青春的氣息，從活躍里爭取茁壯與成長？

我有太深的憂鬱，我在憂鬱的池沼里生活着。池沼頂上雖有迷人的星羣，而我，却仍然沒有放棄對西下的太陽，可詛咒的黑暗，昇起太多的嘆息與悵徨。

有幾次我想不顧一切，衝出情感的牢籠，然而就是憂鬱，叫我振不起意志的翅膀。我飛不起了，我氣餒了，我看看就要毀滅在痛苦的深淵中，讓痛苦的蛆虫蛆噬着這一身憂鬱的靈肉。

問我爲什麼有那麼多的憂鬱，不如問我爲什麼生來就具有一副悲天憫人，善替別人担負憂急的個性。我算得了什麼呢？我的存在渺小得微不足道，我默默地生存在這世上，也可以從這世間默默地消失。

我無意用個人的憂傷影响及旁的人，甚至整個的社會。但我却用一顆沉重的心，去爲整個的社會，那麼許多苦難的人羣，去承受一切憂鬱。

我爲什麼要去干涉旁的事，我爲什麼要去担負許多痛苦？在一般徇私苟安，抱着個人主義獨得私利的看客眼中，我的做法也許笨蠢得像一隻驢，我的感情也許廉價得一文不值，我的施捨無異是自招煩惱。然而，親愛的讀者羣，真理與正義往往就是培植在冷嘲、咒罵、賤視、破壞的沃土里。

我們都知道，做父母的必然憐惜自己的親生骨肉，有博愛精神、天地爲主的人們必然會熱愛着世間有血有肉的人羣。我們爲什麼要遺棄一切，唾棄一切受難的人？那些被踐踏在最底層，被賤視的最深沉的人們，也是一個人，一個兄弟，我們爲什麼不能拯救他們，我們爲什麼不能爲受苦的弟兄担負精神上的壓迫？我們是有靈性的人類嗎？

我們豈能不慚愧是一個軟弱的人！想想，耶穌基督爲了受難的人類，勇敢地負起了十字架，用鮮血拯救了許多苦難的靈魂，屈原爲了社稷，用汨羅江埋葬了自己忠節之身。但丁被放逐到拉汶納，最後用血淚完成偉大的「神曲」，感動了許多埋葬在罪惡深淵的人類，叫他們覺醒。

他們的表現是那歷忠烈而叫人慚愧，他們偉大人格的靈光，像永恆的太陽，照耀世間，而我們却微弱得一些聲息都沒有。我們正義的聲響只默默地响在心里，在心靈深處波動，正義的旗幟也同樣飄揚在憂鬱的個性里。朋友們如其問我什麼時候才是憂鬱的終止呢？我將會用很明朗的聲響，告訴他，告訴普天下的人羣：如世間仍有受人們踐踏，踐視與受無人性摧殘的弟兄存在，我將會讓憂郁埋在胸中，永無休止。

(六〇年二月)

## 朝露

青春年復一年的老去，春天的日子捉摸不定；嬌弱的花朵白白的凋落，而聰明人警告我：人生不過是荷葉上的一顆露珠——泰弋爾

無論是晚間或清晨，在花叢叢生的地方，你是可以很容易看到露珠的。

我從小便是在山城長大的孩子，養成了村居早起的習慣。我們的茅舍前是片空曠的草地，兩旁還植了不少灌木。這場地上的一切，在白天是顯得格外綠油油的，而在晚間或清晨却又那麼潤濕，像蒙上了一層霜白。那一顆顆嬌滴滴地，懸掛在葉尖、花瓣上的露珠，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來。

村居早起最充滿情趣的時分，應是到郊野去踏青，飽吸清新的空氣，觀賞發出青光的露珠。千萬別小視這是自然現象，說空氣遇冷而化成霜點撒在郊野。要是你是一個騷人墨客之流，善感的天性會因此潤濕的露滴，而把你帶到玄虛而又蘊含許多哲理的領域去。

你也許是個山城孩子，你也許也像我一樣有清晨出外踏青的嗜好。當太陽上昇以前，腳底踩着一雙拖鞋，走向朝野，眼簾接觸的儘是一片片你認為應該收入藝人們錦囊裏的題材。

你踽踽而行，循着草原上的羊腸小徑，小徑也是溼濡濡的，想必昨晚下了一場雨。但你一樣踐過泥濘向前，讓兩旁密密長滿了的野花雜草，輕敲着你的腳踝，一顆顆瑩然潔白的露珠沾溼腳跟，像在

向你道一聲「早安」。

越過羊腸小徑，現在擺在眼前的是一片廣大荷塘，荷塘上排滿了荷葉。情感豐富的人均應該在此歇留片刻。你看，桃形潤大的荷葉正迎着晨風，把浮在葉面上珍珠般的露珠，掀動得頻頻滾轉，像玉珠一樣在滾動着、跳着。一顆掉了，又從荷莖上滴過一顆來，煞是有趣。你聽，當微風輕飄之際，什麼在荷葉濃深底處叫囂、歌吟。是蛙？是泥蚯？或是一羣有天才的蟲豸在奏一個交響曲？這荷塘的風韻，在畫家眼裏真是俱備了「千嬌百媚」，可惜，你我都不是王冕，無從把荷樹的神韻勾出幾筆來。可惜，你我都不是樂聖貝多芬，讀 拜泉般，寫出一闋田園交響樂。

有豐富情感的人如你和我，是很容易觸景生情的。——我們的思潮起伏着，面對着眼前顆顆耀眼的露珠，我們會假想到，如果把它們一顆顆貫穿起來，那不是一條同樣閃耀奪目的珠寶項鍊了嗎？——

過了一段時辰，我們倏地被一種感觸引回眼前的現實。你該看到蒼穹一角已露出大片琥珀色的曙光來吧！這顯示太陽不久便要從東邊昇起來了。

好像那一位名家曾說過：太陽上昇以後，朝露是會消逝的。

現在，挾着萬丈光芒的太陽就要照射到這曠野來了。在溫馨的光芒裏，附依在荷葉上、草叢間和世間每個角落裏的露珠的運命，就將隨着幻滅；一顆也不會存留。

朝露，這無常而短暫的生命呵！

其實人世間的許多事情，許多生命過程，雖說有數十年的壽命，但在廣泛的宇宙間，在浩瀚的時  
間海洋里，不也是過眼雲烟，短暫若朝露嗎？

滄海桑田尚且變幻無窮，人生幾何，轉變尤是急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古來幾許英雄豪  
傑的豐功偉蹟，也同朝露般被時代潮流衝激得更遠，以至於湮沒。

生命是短促的，趁年青的時候，讓我們也像眼前荷葉上耀動的露珠，在短暫生命未幻滅以前，儘  
量把一絲微弱的光芒耀射在生命的空間裏……。

(稿于六〇年)

## 離愁

——歸去！歸去！夜深聞杜宇！

——歸去！歸去！遊子傷離緒！

一顆跳動的心，在這枯寂的深夜里，無論如何都安不下來。

斗室里，一盞明滅未定的油燈，伴着充滿愁的遊子，在暗夜里相顧無語……

幽深的夜里，好像有子規夜啼。

幽深的夜里，誰在唱一闕憂傷淒戚的歌？

——歸去！歸去！夜深聞杜宇。

——歸去！歸去！遊子傷離緒。

這是杜鵑的歌，它唱出了遊子的心聲。

遊子，這意味着不幸與流離未定的生命，像浮萍，像吉卜賽人，四海飄流，棲無定所。

你來自窮鄉僻壤，你到了綠海之濱；你來自陰森的內陸，你到了繁華的都城。你肩負一個陳年包袱，一個幾乎褪了色的希望，披星戴月，宿露餐風，不辭勞苦，日夜奔波，讓足跡嵌印在每一個遙遠而艱險的征程上。

你僕僕風塵，歷盡苦辛飽經憂患。來自遙遠的道路，走向遙遠的征途。在一個夜晚接過一個黎明的數不清歲月里，你讓飄浪的生涯，深沉的喘息腐蝕了蓬勃而充滿青春活力的生命。

你到過許多地方，你留下許多足跡在土地上。你讓土地的胸懷烙印下一片片艱辛奮鬥的印誌。

你晃晃孑然一身的遊子，流浪的吉卜賽人隨處飄零，但均有一個家在遙遠的古國。你一定也有家吧，你此刻是否縈念着那溫暖的家園？

今夜，外邊的世界沉寂得一如死水，墨黑，可怕。

遠處傳來子規夜泣，聲聲叩人心弦。

這是唱給遠遊的旅人聽，如悲如泣的叫聲正催着遊子還鄉呵。

子規頻頻的呼喊，遊子的心房跳動得愈加急驟，無形中平添一股悵惘，悵惘化爲悲哀，悲哀像根利鏃，戳刺在痛苦的心坎。

你感慨系之地仰望黑的天，黑的世界，彷彿在說：

我怎麼回呀？身在萬里異鄉。

我不能忘懷一切，悄悄地走。我愛戀着這里的土地，我不能離開這里熱誠，可親的弟兄。

但是你馬上又低下了頭，撫摸着佈滿塵埃的包袱，這多年歲月里浪跡天涯的忠實伴侶。

——回吧，自己不是仍有一個家園麼？還有老母，她老人家也正在倚閭久待，望眼欲穿。

眼前是一幕慈母倚們望子的圖畫。善感的遊子，誰個不斷腸？

歸去！歸去！遊子傷離緒。

當眼前的愁意漸消時，遊子會更加縈念他的故園。

在子規夜啼聲中，他會毅然背起陳年的包袱。

——這艱辛歲月中的良伴，趁着漆黑的夜踏上歸程。

歸去！歸去！——子規鳥還是啾啾地啼叫着……



（一九五九年十月卅一日）

## 夜路卽景

午夜，山城的風正捲刮着，一陣又一陣，不斷地發出吼哮，像波濤雷鳴，又像浪花在堤岸邊聒絮。是宙斯下了風訊，準備把暴風雨賞賜給人間嗎？——路，這自來無垠的精靈，沉默無言的英雄，又要飽受摧殘了。

殘暴無情的蹂躪，不止一次地打在它那漫長的軀幹上。它身上的水漬，烏黃的泥濘，宛如胸膛溢出的血流。但它還是在電光下，顯露着倔强的肉體，倔强的靈魂，彷彿在說：「讓風暴來得更厲害些吧，我要在艱辛的日子，考驗一下比這更苦痛的摧殘。」

「何必黯然神傷？」當路身邊的手足——路燈，在風暴的侵襲下，幾乎傾倒之時，這一個意念突地抓緊了它。是的，何必黯然神傷呢？在苦難的時代裏，頹喪只有更接近滅亡。用倔強去忍受一切艱辛吧！當自己尚未到死亡年齡，當自己責任尚未完成，貢獻仍然只有微不足道的時候。

夜深，風緊，雨急，整個宇宙，就像被呼吼的風雨圍困了。孤立的路燈，把悲憤化成一股力量，在無邊的黑夜裏，瀉出生命之光。它要照亮這世間，它要把火光帶給人間。苦難的日子裏，它不再幻戀昔日的清福。在宙斯住的天堂裏，雖優悠自在，無百事折磨，但那是無意義的。你能說它恨着普洛米這個盜火者嗎？不會的，他是它的主人，是他把火種帶給人間的。

路在沉默着，燈在憤慨着，風雨逼迫下的黑夜更深了。這時在路的那一邊，出現一個僕僕風塵的旅人。他紫烏的臉色，表明他在生命旅程中，飽盡滄桑。他佝僂背腰，步伐蹣跚，看看就要在這泥濘的路邊仆倒了；他撐了撐腰，看着閃電的天空，積滿水的路邊，再看看黑夜籠罩着的前路，細雨茫茫的前程，頹然嘆一口氣，終於仆倒在燈柱下。

——這是征服，世上畢竟仍有可征服的人。

暴風雨，對着旅人露出猙獰的臉。彷彿在輕蔑那被征服的俘虜。

這是恥辱，人，在苦難裏，你原來是個經不起考驗的懦夫。

路，在為懷裏的旅人惋惜，孤燈，扳着臉用憤慨代替譏諷。

是的！這是恥辱，在人生途程上，路，為旅人引路，燈，替旅人照亮前程，導向目標。雖在惡劣的環境下，它們仍然倔强地忍受，在長遠的生命日子，堅守職責，沉默貢獻，甚至接受摧殘。人類何其懦弱？竟比不上路與路燈的剛強。

——被征服是不幸的，也是悲哀的；世上那些有活的意志的人們，就要在苦難的日子裏，倔强地容忍和搏鬥下去。

(一九五九年)

## 鄉土，熱愛

凌晨，近處的叢林中鳴起了不息的林濤。

我，一個思想豐富，感情濃厚的孩子，再一次徘徊在凌晨幽深的山道上；仰望四周匍伏似蒼龍的崗巒，深叟造物於清晨吐露的氣息。曉月、殘星，你怎麼仍映着寒霜似的冷眼，你怎麼仍發出軟弱的光？你愛戀這裏深沉的景色麼？或者有意訕笑我這孤零落寞的野人？

我踏實的脚步，在熟悉的山徑上震响；青色的蒼龍，親善的在眼前顯露了。清澈的溪流，像游活的銀蛇在腳底下蜿蜒而流，濡濕的朝露，輕叩着我的腳踝，道旁的小草也爬上腰間，像親暱的情人。野花在含笑，它彷彿在向我道一個早安。

這是一塊面積廣潤的山城，樸素之鄉，音韻一般幽美的山城土地。遠方的伙伴，你久居塵烟浮漫的鬧市，如果一顆純潔的心靈不被繁榮、浮華的色彩染污，你應該對這裏每一寸土地的淳樸可人，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山城——這是多麼清新的名字。在我們的島國上，清新雋永，寧靜樸實的山城，有着許多許多，遍佈窮鄉僻壤，也遍佈綠海之濱。這些零落的村莊，都埋藏着祖國豐富的資源，正如一顆顆未曾修琢的玉璞，在未來的年代裏，將會發出如何耀眼的的光芒呢。

我自小便生活在恬靜的山城，在遍綠的土地上成長，一份對勞苦人們的敬意，對土地的深沉熱愛，便是在這破落的村莊土地上培養起來的，以後一段年歲裏，爲追隨環境的變化，我像一個苦行僧浪跡在浮華的鬧市裏。爲了家境貧困，注定了自己太多的不幸，在痛苦的日子裏，我忍受一切無情的打擊，讓脆弱的心靈蒙上一層對社會對可惡人們的痛憎；在捉襟見肘的窘困場面下，才換取了絲毫的代價，那就是一份膚淺得可憐的智識。

我原是帶着滿懷的山野氣息，負着一顆愧疚的心去接受鬧市中新時代風氣的洗禮，我以爲經新時代洪爐薰染後，會磨去我濃深的鄉土觀念，會磨去我對受難的一羣的憐憫與關懷，然而卻不！大時代中絕沒有如我想像般的清新雋永，大時代裏並沒有令人歡樂與幸福的因素。它只有在你閱世加深，見聞豐富後，讓你承負着更多的憂鬱，讓你平添許多無謂的苦惱，也哺育你極大的痛苦。

我就這樣地從痛苦的時代中，回到與世無爭，恬靜、淳樸的山城，從浮漫着塵烟、血腥、銅臭的環境，投返哺育我成長的清新土地，自然母親純潔的懷抱裏。

尤如一個小小離鄉老大回的遊子，在外邊歷盡了多少滄桑，終於把一切悲苦摒棄在熱烈歡欣的情緒之外，悄悄回抵家園，重溫兒時馨甜無邪的舊夢。

我熱愛着山城裏淳樸的人們，也更愛戀着哺育我成長的純潔土地。

（稿于一九五八年）

## 莽原之歌

### 曉風殘月 荷担進園林

印度洋的勁風，飽含着鹹腥昧，刮向西海岸這一角的園林。把蔥籠的林木，從沉睡的夢鄉催醒。殘月朦朧，稀疏的星羣在頂上勉強張合着疲憊的睡眠。他們似乎爲着貪戀人間諸多動人的景緻，而把行將消隱的時光拉長，不肯離去。

靜穆的莽原，已有了絲毫生氣。

大地上，幌動的影子越來越多，那是勞動兒女羣，爲了某種意念的驅使，不再貪戀溫暖被窩，不再貪戀優閒的享受，都甦醒了，都蓄滿了充沛的精力。摒棄了美麗的衣，摒棄了紅艷的裳，換上工作的服裝，荷上生活的担子，走出家園，走進深沉無光的林野中去。

用尖銳的利器劃開一棵棵蓄滿膠汁的樹幹，用一滴滴的汗水交伴着乳汁，豐富了祖國的財源。

有什麼比勞動更神聖可貴嗎？爲增添祖國的興盛繁榮，請看我們祖國的兒女，如何馳騁在資源豐富的土地上。

## 熬盡苦辛 這是農人豐收的季節

五月是農人辛勤播種的日子。

二月是農人豐收的節季。

辛勤的時節，稻田蔓草叢生，淒迷荒涼。豐收的節季，眼前是一片金黃的海波。那是稻穗，那是穀粒，辛勤兒女血汗的結晶。

感謝季風給西海岸賜下甘霖，充足的水量，讓稻禾的生機愉快煥發，讓稻禾順利地成長。

有稻田處就有希望，金色的穀粒閃耀着動人的光芒，點綴在碧綠的莽原，象徵着祖國黃金的年代。

我們在阡陌交錯的田塍上行走，我們負着一顆與農人相同的歡悅心情，欣賞着稻禾黃金的年齡。我們為祖國將增添一份豐足的資源，一份旺盛與繁榮而興奮，為勞動兒女羣另一次血汗的供呈而昇起由衷的敬仰。

在農耕的日子，稻田里沒有閒人，豐收的節季，陽光下依樣幌動着辛勞者的影子。這些一味辛勞貢獻，安貧樂道，不為功名利祿，不欺世盜名的兒女，才是祖國神聖的寵兒，土地上偉大的子民呵！站在稻田邊，望着現在眼簾的一幕幕動人景緻，我們的眼眶，會不自禁地淌出幾顆熱淚來的。

## 敬禮，黑膚色的弟兄們！

西海岸山城沒有摩登康莊大道。

西海岸山城不乏一樣利便交通的孔道。那一條條蜿蜒在原野之間的黃泥路，馳騁着的不是簇新車輛，出沒其中的不是羅錦彩衣。這里一切都是那樣樸實，簡陋的道路習慣於環境的謐靜和平。

蠶蝕道路生機的是長久歲月，久遠年代，修葺賦予新生命的却都是黑膚色的印度兄弟。

那一段路受淤塞，那一段路已毀壞不堪，當交通不能順利進行，黑膚色的兄弟就出現了。頭紮白巾的一夥，就如救星一樣來自天外，降到人間。

這些來自恆河流域的勞動兒女，不計待遇菲薄，不計工作卑微，懷着滿腔熱誠，付出極大的苦辛與汗水，修築着祖國土地上數以萬計的道路。在共同振興邦國，建設家園的行伍里，這批道路之魂，這批默默承受最大苦辛的工人，把更多的血汗，在陽光下貫注到祖國的新路道上。

敬禮！黑膚色的親愛弟兄們。

當我們走在這莽原路道上，當我爲了某種感召，某種意念，某種熱烈意圖在心中掀起熱烈的浪潮，我便攜上簡單的行囊，循沿着你們苦心經營的道路，來往奔馳在島國的胸懷中。因了你，我們能隨心所欲地過訪首都，瀏覽看她雄偉外貌，我們能登高原，探自然勝景。或者到南方去看看英勇的獅城，看他怎樣從懦弱走向勇猛，茁壯。因了你，把島國上的青春兒女，每顆心都貫穿了起來，陌生的字

眼沒有了，真摯的感情注下了，有什麼力量比你更偉大嗎？

路，是偉大無比的。

你，築路工人——黑膚色的親愛弟兄！你是我們眼里最神聖、崇高、偉大的巨人。我們尊敬你，禮讚你。

## 伐木開山 勞動生活是一首壯麗的詩篇

朋友們，你到過深邃的莽原，你看過林野中一夥向自然，向神秘的自然進行艱巨搏鬥的兒女羣嗎？

是的，這批茁壯，充滿活力，正向自然界宣戰的工人，是祖國最優秀的生力軍，也是最易被人所遺忘的勞動工人。

你是詩人，你要體驗勤苦工人的實際生活，你準備用顆顆明亮的字眼，充實你壯麗的詩篇，那你要走進更幽深的林野中，去看看勞苦工人怎樣揮下汗雨，去聽聽雄壯的機械馬達聲如何狂猛地叫囂在山野。

看看！推動力強大的機械把一棵棵大樹推倒，鏟泥車把一丘丘的不平土地鏟平，征服的力量使自然界發出哀號，令一切胆破心驚。

當工人深沉的氣喘，隨同震耳的馬達聲在山野平息，蟲豸蚊蚋的呼聲應運而生時，又一片荆榛滿

佈的林野被勞動力量犁成明亮光潔的土地。這也顯示着優秀兒女在一次艱巨搏鬥中，獲得光榮的勝利！

祖國的莽原此後不會再覺得寂寞了。

祖國的莽原不會再在沉默中荒蕪，失却了對祖國的貢獻。

詩人：可親的時代號手，去謳歌那一羣在蔥郁的森林中，沉默戰鬥的勞動兒女羣喲！勞動生活里所隱藏的，正是一篇篇唱不盡，寫不完的壯麗詩篇哪。

（稿于六三年）

## 莎瑪河晚唱

由於燦爛若錦的晚霞在藍色的天海抹上那一層耀眼醉人的色彩，一陣微風輕掠過敏感的耳際，在平靜無痕的水面掀起迷人的微波，即刻會引起我的思念遠遊：像無數個向旁擴展的漣漪，作永無休止的引伸一樣。

設想我此刻置身在那繁華熱鬧的都市裏，在最深沉的夜晚，當一切緊張在生活漩渦裏的靈魂都隱入甜蜜的夢鄉，而自己一人在閃着鬼眼的星光下，憑欄夜眺，我曾不期然想起我多年未見的莎瑪河。更設想我此刻已矗立在大海之巔，面臨那遼闊的海洋，同樣也磨不去莎瑪河在我心靈中所烙印下的痕跡。

那穿過深綠叢林而後坦露在甘榜邊旁的莎瑪河，它有個詩樣的名字。它是一條極長極美好的河流。在記憶里，它應該是座落在山城「新邦」的最北端。它貫穿碧野青山，像一根環帶捲繞在山城北端的頸脖子上。把它擬人化了，就像一根穿着雞心的項鍊，套在一個雍容而不華貴，矜持而不矯作的少婦的頸上，使它倍加嫵媚，這根樸實的項鍊，動人。

從小我就是在山城長大，我愛山城土地比愛其他來得更深重。我珍惜每一寸培育我成長的土地，也均衡地獻出我對每一寸土地的熱愛，這正如一個做父母的，把愛的溫暖施予每一個親生骨肉一樣。

山城的人們也都愛這條河流。五六月間是人們辛勤播種的季節，十月以後是耕耘者坐享收成的日子，自然都珍惜着每一刻間的愜息。於是莊里稍有一些閒工夫的人，自然都在綠蔭遍地的莎瑪河旁歇息納涼。到來這里不限於那一種民族，誰有餘情的都可來此聽聽莎瑪河婉轉的歌聲——這是自然的美樂，不含民族的色彩、情調。

老莊稼們談膩了家常，也半生不熟地扯起外界傳來的一些國家大事，可是老一輩的莊稼漢在河邊聊天，總沒提到有關河流的事蹟。他們是不是不喜歡河流呢？

莎瑪河會像濁黃不清的黃河，鼓起濁流氾濫成災嗎？村莊裡頭數以千計的人民會葬埋在莎瑪河的濁流里嗎？在未把事實澄清以前的一些歲月里，我讓小小的心靈裝滿了一份憎恨，我憎恨河流，也憎恨莎瑪河。

十六歲那年，因一些變故，我收起了包袱，浪跡在繁華的鬧市里，在孤獨失意的情景下，往往我想起莎瑪河。我牢念着莎瑪河，我知道在失意的日子裏，唯有寧靜美好的莎瑪河能分担我一份痛苦。

現在我已是個十九歲的大孩子，並且也不自量力，居然當起比自己身裁還要高的大孩子的「師表」來。在這些伙子前，我忘懷一次又一次講述着莎瑪河光榮的片斷。原來他們都是在莎瑪河岸成長的孩子，對於自己所生活着的土地上的一切，是必須有所了解。於是我告訴他們：莎瑪河原先不叫着「莎瑪」，莎瑪是十多年前一個巫族女孩子的名字。當時她熱戀着一位華籍青年，他也熱愛着她，異族男女搞上愛情關係原不希奇，但在十多年前就不同了，雙方家人都認為不體面，這樣就給一對愛

侶帶來了禍劫。莎瑪在家長逼迫下要嫁給一位「彭古魯」（村長）的長子，華籍青年也違抗父母意旨，憤而離家出走了。「彭古魯」在迎娶媳婦的前一天，新娘莎瑪突然失了踪跡，到婚禮舉行之日，村莊河面却飄浮着一具死屍，那是少女莎瑪，在舊勢力下殉情的貞女。這是一支動人的故事，一首哀怨、淒惻，也夾着憤慨的歌，也是爲什麼新邦河要易名爲莎瑪河。莎瑪河是一條貞德的河流呵！

莎瑪河底葬埋着少女堅貞的靈魂，我並不爲它吞噬了一個無辜的生靈而把它痛恨。莎瑪河也不興風作浪，更沒有危害民生，它讓流水灌輸着土地上每一顆幼苗的成長，它還容忍着土地帶來許多的災難。白天它承受陽光的曝曬，晚上接受露滴趕着它的旅程，它唱着唱着，伴着水面的浮萍，懷里擁着兩旁花草，流向遙遠的海洋。

你聽過莎瑪河晚間唱出的歌聲嗎？聽來好像單調，其實里邊却含有辛酸調子的意味呢？

（稿于山城新邦六〇年）

，但歡悅的微笑，却時時掛在嘴角，眉宇間。妳是希望着、期待着，美景會隨着春天，在廣垠的土地上出現。妳有妳的理想，我願在蕉風椰雨的美麗島國給妳祝福。

我們的祖國——馬來亞，此刻正值無常的雨季，氣候開始轉冷，潮溼，而你身處的地方此刻却屬溫暖的時節，敏感的玄鳥——燕子，不復在我們島國道旁的電杆上歇息了。它們在人家棟樑上留下了空巢，而輕逸的身子却飄向遙遠的北方，飛入尋常百姓家去了。妳一定看到它們嬌小的身影吧！

這正是燕子北歸的季節。

當燕子北歸的時候，我經備好一篇「虹犀寄語」，帶着熱愛、祝福，交給北歸的燕子爲我轉達。妳聽到燕子的呢喃低吟嗎？

它的呢喃里，正潛藏着我在遙遠的一隅，給妳遙寄的虔誠，熱愛的祝福呵！

稿于一九六〇年

## 青山含笑

我是個個性複雜，以及感情豐富的人。

興趣衆多，樣樣都喜歡參與或涉獵，但這些多是一時即興，或逢場作戲，過後就如炊烟，要在燃燒的時辰，才有這興趣的影跡。

到現在爲止，嗜好中較爲特殊與保留經常性的，除一個人常在靜寂中沉思、幻想，與對着遙遠青山做着縹緲遐思外，我再也找不出會有比這更具恆久性的嗜好了。

看山，遐想，是的，我沉緬在這樣的嗜好中，已有長遠的歲月了。

我們前後搬了幾次家，換了幾個不同的地點。當然，不是由於環境的逼迫，困壓在生活輓轡下的父親是不會輕易搬家的。搬家，不會令人太好受，有句西諺：滾動的石塊，是不會聚長着蘚苔的。雖然這是在影射經常流動不會帶來興盛、發達，但我認爲這點是不足道的。別人我不知道，在我而言，認爲最嚴重與最痛苦的，莫過于和一個地方發生了巨大的情感，而那地方正有我所喜愛的青山翠巒。

雖然如此，我們仍是搬了幾回家。幾次我都忍痛辭別了故家的峯巒。

現在父親已經作古，我們住的地方也沒有青山。但執教的山城却有山。每天早晨，離開家門遠赴工作地點，我就能會晤那日夜嚮往的山，和它會晤，就如同情侶會晤一樣。

這座山，座落于淡冰市郊外。綿延橫互，崢嶸兀立，好像一個巨人，守衛在那里。這情形尤其是從馬六甲北上，晉入山城範圍內，更能顯著地領略到。

在淡冰高崗上看遠山，讀過瓊崖才子邱濬的詩篇的人，就會聯想起他的那一首詩：

五峯如指翠相聯

撑起炎荒半壁天

夜盪銀河摘星斗

朝探碧落弄雲烟

雨餘玉笋空中現

月出明珠掌上懸

豈是巨靈伸一臂

遙從海外數中原

山非孤山，但却沒有海南五指參天氣魄！不過像這樣的一個山城，能有主幹山脉的一支在此綿延起伏，圍繞半壁，那已是難能可貴的了。

看山的時辰，那里都一樣。

清晨烟霧迷濛，微風細雨的午後，都是欣賞山巒的最恰當時光。

我是個忙於日常生活的人，難得有機會作這樣的享受，但我愛山的程度並不因而降低。



沒有人愛在夜晚看山，而我却是例外的一個。晚間的山，有人說恐怖得像一團魅影，這並不全然  
是。

我能有充份的自由去作無盡的遐想，只有晚間。一日辛勞，在星光下，一個人抽着煙，坐在土丘上，對着隱晦山色，讓情感的小馬，在心田中無垠的原野上奔馳，無羈的躍跳，個中三昧，非局外人所能領略得到。

設若月明風清，邀三五同道，找個僻靜的綠茵所在，偶而萌起童心，可以來個枕天席地，邊談邊賞。那在月華下高聳的山峯，是顯現得別有情趣的。

我沒到過東瀛，對於書中所描述富士山的勝景，永無法領略到；但這小山城中，能有這樣一座充滿無限韻味的崗巒，我再也不能苛求了。

呵，淡冰山，你毅然屹立，象徵永恆，堅定與不朽。

晚間，你胸懷里無線電轉播站發出的燈火，那光芒令人產生多種遐想，而我經常把它譬喻為希望的燭火，在無邊黑暗中，給人帶來一絲亮光，一點溫暖。

呵！你長春不老，黛綠含笑的青山，讓我也為妳寫下幾行文字，聊為頌歌，一如人們對待這里的燕子一樣。

（稿于西海岸六五年五月）

## 西海岸之歌

### 歷史的河

設想你們都到過有悠久歷史的國家，你們也一定看過許多歷史的河，瀏覽甚而是讚美過歷史的河，哪：黃河、恆河、尼羅河，還有許多許多。然而在我們的祖國里，半島的南端，同樣的也有一條歷史的河，你們都到過，都讚美過嗎？那是多難的河，不老的河——馬六甲河呵。

遠在十六世紀的明朝，馬六甲河就開始蜿蜒奔流在島國南端的土地上，它見過鄭和西下的船隻，它見過葡、荷的士兵在聖城下的交鋒、流血，也見過民族英雄，聲威震南洋的大元師漢都亞，怎樣握緊「奇里斯」，怎樣動用智慧去殲滅敵人……。

馬六甲的河，有着太多的苦難。過去，在罪惡的戰爭年代里，它曾受過一場無情的摧毀，它痛苦地砥盡身上幾世紀以來的鱗傷，還有，生長在河流兩岸的兒女，爲了捍衛土地，保障生靈，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和鮮紅的熱血。屍體飄浮在河面，血液却滲透了流水。馬六甲河呵！清楚地覺到，這只是英勇兒女肉身的死亡，英魂却永遠存在。

馬六甲河承受着自己的劫運，還要担负許多受難生靈的痛苦，然而你有聽過馬六甲河的呻吟嗎？

你有聽過它半絲的怨言嗎？

每到昏夕，太陽把餘暉照落河面上，金色的光芒把馬六甲河點綴得金壁輝煌，很是艷麗：正像一個歷盡滄桑的美人，對着秋陽，撫弄艷粧，追憶過去的豐緻，感嘆着消逝的年華。

一隻隻滿載的大舫，徐徐地在河面上行駛。岸旁鵲守着一羣以勞力換取生活代價的苦力們。舫艇停了，這羣有組織的工人便輪序上船卸下笨重的貨包。這是歷史的河的另一面，舫艇，苦力，以及撐着篙竿的船夫，你有怎樣的感想呢？

## 古城的街道

古城的街道沉睡在幽靜的夜晚裏。

古城的街道甦醒在曉霧迷濛的清晨。

幾個世紀以來，古城就這樣的沉睡過去與甦醒過來，數百年的時間，時代的洪流替它沖走了幾個王朝，沖走了許多榮哀片斷。

今天的古城，回教徒心目中的小麥加，依然堅強屹立，懷裏幾處歷史遺物，朽蝕斑駁，徒供人追悼、憑弔。

古老而多難的街道，經過了幾個王朝的變遷，時間的折磨，和所有的遺蹟一樣，龍鍾老態，縱橫交錯，分佈在南北兩市當中。

升旗山下的河邊街，經大事修葺的金聲橋旁，現在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但盛世裏的兒女，可曾追憶到數世紀以前，這裏是怎樣的一個地方？一條崎嶇不平的碎石路，日夜奔馳的是戰馬甲車，揚起的是滾滾塵埃，想當年，民族英雄漢都亞，用怎樣痛苦的情緒，手握「奇里斯」在這裏徊踱着；計劃着怎樣克服那插上血腥旗幟的聖城。

碎石路呵！英雄腳下的遺物，可曾隨英雄的身軀死亡？今天，你是不同了，你容顏已改，你不是碎石路，你是摩登而康莊的大道了。

古城多難的街道，過去是千瘡百孔的黃泥路，現在都已趕上潮流，新時代的兒女都爲它們粉飾了外貌，讓豪華的車輛，高貴的紳淑，馳騁在它的胸膛上。

夜的古城街道，不盡飄揚着瘋狂與歡笑，仍是在那依然古老而不經修飾的陋巷裏，仍是陰森、冷靜。鬼魅似的影子，正在黑暗的深淵，幸福圈外，用肉體與辛酸的淚水，換取生存的代價。

一羣受盡苦難的靈魂呵！你們生活在無底深淵，黑暗而痛苦的世界，何日才能見到陽光。

古城的街道，一邊沉醉在瘋狂與歡笑裏，另一邊却在無盡黑暗裏，默默地承受陰森與寂寞，領略着人世間，一幕幕交織着血與淚，不幸與淒苦的悲劇的排演……

## 加冕公園散記

馬六甲海峽上空，濃霧迷濛，一股寒流，把岸灘上的林木，吹得搖曳不定，瑟瑟作抖。古老的城

，仍沉睡在夢鄉裏。

朝暉升起到水平線上，大鐘樓的鐘已敲過七時了。煦和的陽光，像慈母般，吻遍海面與每一寸土地。海濱的加冕公園，也一樣沐浴在金光燦爛的輝芒裏。

一切景色，都顯現在明朗的陽光下。如茵的草地，映着點點露珠，閃爍發亮。花木葱籠，初放的蓓蕾，嗔笑在浪蝶的瘋狂裏。康樂亭幾處的長椅，以及涼蔭下的石櫬，消逝了昨夜恩愛的伴侶們的影跡，遺留的是一地果皮、碎紙，在晨風裏飛揚着。

濱海的街邊，靜悄悄地一個人影都沒有。佇立的燈柱，像英勇的兵士般，守衛在馬六甲海峽的岸灘。

場地上，碩果僅存的幾尊古老日礮，仍保留完美，高高地架在灰泥築成的砲壘上，怪有勁地朝着遠方，朝向煙波蒼茫的海峽上空，供人憑弔：然而英勇的馬六甲英雄呵！你在何方？你把肉身獻給祖國，你保全了王國每一寸土地，肉體雖然消滅了，英靈却永活在島國上，在島國兒女的心坎裏。

聖約翰山古堡上，閃爍着的燈火，可不是英雄們熱愛祖國的淚光？今天，一切都新生蓬勃，祖國已邁向興盛繁榮，沒有人再敢侵犯我們的領土，沒有猖獗的敵人敢再橫行在我們馬六甲海峽，戰爭已斂跡，烽烟已消逝，你英勇之魂，應該可以歡笑在恬靜的天國裏了。

如今，海濱公園不再是古戰場，而是安樂的伊甸園。縱橫的街道，馳騁着時髦的車輛。平直的石堤上，密集着觀潮的遊客，熱鬧極了。

## 馬來亞的「青島」

禮讚西海岸，替西海岸一切風物謳歌，如果不把馬來亞的青島——波德申搜羅到詩文里，那將是一項多麼嚴重的疏忽呵。

你試把眼睛閉上，仔細地冥想一下，波德申是一個怎樣的地方？——金色的陽光下，湛藍的海面，滾滾波濤如流動的小山丘，不停地衝向這壁弧形的岸灘，拍在嶙峋的岩石上，發出震耳雷鳴。那些慕仰波德申美名的遊客，業餘的游泳健兒，年青茁壯，充滿活力的青年學生，不辭千里，遠道而來，都集中在這片弧形而潔白的海灘上。有的沐浴在綠波里，有的却珍惜着陽光的可貴，把肌膚曝曬得通紅。

海灘上齊集着來自不同角落的遊客，不同膚色的人種。這樣的場合，最宜舉行一個「人種展覽會」，這種自然湊合，要比人爲造作，費時籌備的效果還要好。

海面上，萬頃波濤，映着金色的光，像穿上鎧甲衝鋒陷陣的士兵，在發出吼哮，加以海風的推波助瀾，把一葉葉扁舟，掀動得幾乎翻覆，驚險百出。

海燕是海的寵兒，看它矯健的軀體，英勇地在金光下穿梭。

那是一幅怎樣動人的圖畫，這里不是有着「人生百態」的圖象麼？你看沙灘上，各色各樣的人，各色各樣的形態，不同的動作，不同的聲響，匯集在一起，多熱鬧，複雜呀！

馳名島國的海浴場——波德申，這馬來亞的青島是騷人墨客陶醉的地方，也是藝術家獵取題材的好所在。他們留連在這岸灘，禮讚的詩文，就從思靈里迸發出來，匠心獨運的藝術結晶，也就躍現在潔白的紙上了。

### 椰樹的禮讚

遠方的伙伴，在你們長期封密着冰雪的國度里，有笑傲風霜的秋菊，有不畏嚴冬的松柏，它們都在艱困多難的環境里發揮了崇高鬥志，倔強頑抗，流露出對生命對土地的熱愛；但，這一些象徵性的歲寒寵兒，在我們處這個赤道邊緣的島國，也未嘗沒有呵。

你原是在這島國上誕生的孩子，成長在這塊土地上，如歲月不沖淡你的記憶，你當會對這里高聳雲霄、迎風屹立的巨大精靈，存着深刻的印象。這也是一種象徵性的熱帶寵兒，屢受詩人謳歌的對象——長春的椰樹，可敬的椰子樹呵！

椰樹，好動人的名字。處在熱帶國土的兒女，有誰不知道，不熟悉它呢？它繁殖的範圍極廣，每一個角落都遍佈着它的足跡。有它存在的地方，熱帶氣息就更加濃重了。

我出生在西海岸，對於西海岸的一切，以及那些像防守邊土的士兵的椰樹行列，感到無限喜愛。我曾聽說，在島國東邊——東海岸，是椰林密集的地方；那邊的兒女，像多峇湖畔的兒女一樣充滿熱情；他們用熱情的歌、美妙的歌，傾訴着說不出的情愛；他們用甘美的椰漿，澆在甜蜜蜜的心田。

到西海岸來，或者到東海岸去吧！去巡視島國豐腴的海岸，去擁抱列隊捍衛島國的椰林，頌讚它生命的青春，頌讚它永恆不移的愛情。

大多數的人都會喜愛椰樹的，大多數的人也欣賞椰樹：椰樹的美處，不在於隨風搖曳，扭動腰枝，像少女的蹁躚起舞；而是在於能勇敢地伸張鬥志，抵禦大風暴的來臨。

有甚麼比椰樹來得更堅強勇敢？在風暴里雷電發出驚天動地的吼聲，雨水像利箭猛射在它的身上，在如此凶險場合里，它的鬥志愈加堅強。聽呵！我們島國上英勇的衛士，倔強的精靈，在發出沉默的心語了。彷彿在說：「讓風暴來得更厲害些吧！」

風暴在椰樹沉着而頑強的抗拒下消退了：

椰樹重新搖曳豐姿在風暴後的晴空里。

椰樹，這象徵勇敢地戰鬥、生產與貢獻的精靈，我將把我忠誠的禮讚化爲一支動人的歌，唱給島國的兒女聽，也唱給全世界的人類聽呵！

## 詩人懷慕的山城

我把熱愛無私地分贈給每一寸土地，只因她呵：是我愛戀深沉的地方。

——艾鳴：山城的頌歌

感謝你們呀！一羣懷着虔誠而熱烈的心，過訪我們的土地，輕扣我寂寞門扉的伙伴們！你們是島國上一羣充滿青春活力茁壯蓬勃的兒女，你們來自窮鄉僻壤，來自繁華都城，從不同的角落裏，用一顆心貫穿着，連接了步伐，齊集在這西海岸旁的山城。把祖國土地上的名山勝水，奇風異俗灌輸到我狹隘的天靈中，還把各地發生的驚心動魄的事蹟，叫我們屏息回味；我從你們熱誠的談吐中，得了許多寶貴的訊息。親愛的伙伴們呵！可會知道我們的心是多麼的激盪？歡樂的熱淚是怎樣的流着？

你們都慕仰着西海岸城鄉的風物，你们都愛戀着西海岸熱誠的弟兄：這些都可從流露出的一片摯誠的散文詩歌裏領略出來。現在你們都如願以償，你們僕僕風塵的脚步，已踏實在西海岸的土地上，土地上被詩人們懷慕許久的山城——淡冰。

在我們的國度里，儘有許多名山勝水，儘有許多值得人們追悼憑弔的遺蹟，西海岸的山城雖不能媲美他鄉旖旎的風光，但清新、樸素代替了一切；西海岸的山城沒有都會的瘋狂、繁華，但土地上青春茁壯的兒女，真摯、熱情却永遠洋溢着。

淡冰，這周圍環着重疊的崗巒的山城，是西海岸的交通重鎮。你們來自南端島嶼，要到北部去探訪寒冷的高原，美麗的東方花園，就須經過這裏的火車站，蜿蜒而上。

這里沒有出色的風景區。我帶領着你們登上蒼鬱葱籠的摩達山，高潔明朗的淡冰山，你們善感的心靈，豐腴的情感，就會不期然而賦起詩歌來了。

我於是又帶你們到勞動之鄉——淡冰新村去巡禮。這里圍紮着近千的勞動者羣；他們在天剛破曉

時，便都出動到綠色的膠林中從事促進島國興旺的生產工作；他們樸實、純厚，獻身在勞動的陣營里。

這是禮讚的對象；去謳歌他們。

用真摯的情感，去寫出動人的生活詩篇吧，伙伴們。

你們匆促地瀏覽過淡冰風貌，你們的行腳將轉移到另一個目標。你們臨去時，親愛的伙伴！請把西海岸土地兒女的熱情，以及一顆祝福的心，帶到遙遠的彼方，也帶給國土另一隅的兄弟姐妹們。

（一九六〇年三月廿一日）

## 跋（一）

傑倫

一九六〇年的上半年，芙蓉山城有幾個青年文藝工作者，計劃創辦一個出版社，出版一種定期文藝刊物。我和一位朋友，爲了組織陣容的壯大，便到三十哩外的淡邊小城去尋訪幾個只聞其名，未見其面的文友，其中的一位便是端木虹。端木虹，一個不高不矮，不肥不瘦，戴近視眼鏡，說話溫文爾雅的青年人，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他，但你却很難忘記他的第一次談吐。後來，也不知是因爲什麼，那個出版社便胎死腹中。經過幾年後的今天，我又同另一批文友合在一起，結果青春出版社誕生了。雖然過去的社名和現在的不同，社員也多不是過去的一批人，但我和端木虹却還是的。

活在此時此地，每個人都有或多或少的顧慮，有些想到自己的家庭，有些念着目前的安定，却不願意，實在是沒有勇氣搞什麼文藝工作，生怕文字會帶來什麼災禍。但說得更實際一點，文藝的撈什子在這裏也搵不到飯吃。端木虹也許爲着這些或是別的甚麼原因，竟擱筆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可是近年來，他又在埋頭寫作了，他滿懷信心地寫着小說——短篇、中篇、長篇，他似乎要在小說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隨着年事增長，閱歷加深，我希望他的小說更有感人的力量，也盼望他永不洩氣地寫下去。

青春出版社成立伊始，端木虹整理了過去的一些散文作品，來把它結集，定名爲「重亮的燭火」

這是很有意義的。

對於散文，各有各的看法，也各有各的喜愛，但不管是警句式的，敘事的，抒情的，或敘事夾着抒情的散文，都一定要有健康的主题，真摯的感情，精煉的文字，才能算是一篇好作品。端木虹過去的散文作品，有着一份年輕人的熱烈的感情，詞藻華麗，文思也相當敏捷，他是堅持有「烟土披離純」（靈感）的寫作者，曾經有人因此而非議端木虹，但靈感如是從生活中來的，我們又何必反對有靈感之說呢。

但我總覺得泰爾說過的「淺白的文字是最難寫的」話，把它拿來贈與端木虹，是會有更積極的意義的。近代中國散文家朱自清批評徐志摩的一篇散文「我所認識的康橋」時，就指出其中一些僻硬、晦澀、含糊的字眼，這會影響作品的性能的。我也覺得寫作白話文，應該運用最普遍的字眼，像朱自清的「背影」，文中沒有一個艱深的字句，但它却深刻地感動着每一位讀者。自然，白話文中也還可以有文言的字句，但要看得自然適當罷了。

端木虹要我替他的散文集寫一篇跋，但我不知跋要怎樣寫，幸好我和他相識的時間已不算短，還能容我寫下這些並不太過恭維的話，權充爲「跋」可也。

（一九六六、十一、廿二，于黑土村）

## 跋（二）

孟沙

馬華文壇是寂寞的，許多人都這麼感嘆。

事實上的確是如此，在這個充滿銅臭的商業社會裏，到處都是追求虛名的人，却有幾個沉得住氣在「文化沙漠」中顛躑躅行？有幾個願意默默地為這被聰明人認作是沒出息的文藝工作而耕耘？那答案實在是很令人失望的。

我時常這樣認為：從事文藝工作的人，一般上總得有一股傻勁和熱忱，不然是很難堅持到底的。因為「功利」也者，自古以來就被人們熱烈地趨附着，進入今日這個物質文明達到巔峯狀態的太空時代裏，更是絕少有人能夠躲避得開它魅力的誘惑，於是「文藝」在這種情形下，無法不遭遇到厄運了。試想想：挖空腦汁不提，而且要損失大好睡眠的時間，結果得到的是千字三五元的稿酬，這樣的代價有誰看得起？無怪乎人們對文藝要嗤之以鼻，往往帶着揶揄和懷疑的眼光問：「文藝何價」？

世俗人只知道把文藝當商品看待，拿它放在功利的天秤上去比重，然後來進行估價，他們似乎萬想不到，在區區的稿酬以外，還有更高的精神上的安慰，而那一份安慰並非是金錢可以換取到的。

端木虹有一段時期幾乎在星馬文壇上「絕跡」，還好的是最近他又復出，而且「傻勁」仍足，確是很值得稱頌的事。讀了他早年一些作品，我有這樣的感覺：或許與作者的家庭環境有關，使他滋養

了一份相當早熟，而且相當憂悵的感情。但是從最近和他認識，通過幾回來往交談中，我看出他其實並不是悲觀的人，可能是隨着歲月的遞更，和人生閱歷的加增，他的早年那一份尚不完全成熟的激情已經不在了。如今，他獻身於教育界，擁有一份穩定的職業，一個稱得上是美滿的家庭，有賢淑溫柔的妻子，還有一對清秀伶俐的小寶貝，這些相信都是他發掘快樂的源泉。希望在這樣一個安定的環境裏，將能使他從容地產生出更多更有價值的小說和散文來。

著名話劇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個演員要重視的是藝術本身，而不是在藝術中的地位。」雖然說話的對象是單指演員，但對於搞文藝的寫作者，相信它同樣是受用的；這裏，就以此話來和端木虹兄共勉共勉，是為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八日識于馬口）

## 書成贅語

有勇氣作第二番嘗試，即：將一些散文舊作彙集成冊，這該拜不久前出版的小說集「賽納姑娘」之賜，因該書出版後，雖未致於一紙風行，洛陽紙貴，或者受到各方「交相讚譽」，欽慕之函如「雪片般飛來」，但總算反應不壞，也毫不寂寞；加上知道「名士大家」們對它的態度，並不嚴重到應該「嗤之以鼻」的地步，那它天遭逢若干書籍的所謂「忍辱偷生」一點，已足叫人額首慶幸了。

收在集里的各篇作品，泰半是在求學期間寫成。過去初涉文壇，對文藝寫作是具有無比的狂熱。當時沒有「信仰」，也不懂得刊物有何種圈子立場，只知寫了就投，無孔不入，產品一時間充斥各角落。這現象一直到被人冠上何家何派，結束懵懂無知的學生年代為止。而此後，在社會上混的日子多，閱歷稍增，眼界不再狹隘，然文章却累年經月不見發表一篇。是可喜，還是可悲？漸漸的，自己也分不清了。現在，得有機會暫摒俗務，讓意念回到空靈純清境界，不與世爭地品茗持卷，從舊作中重溫昔情，翻尋過往的影迹，這何嘗不是一件賞心樂事？（雖然它的性質是甜里帶酸。）

年少的日子已經過去，「赤子」之心也為世俗塵埃所蒙蔽。用現在心情看以往，殊覺過往那一股股的「傻勁」，莫名的「吶喊」，淒切的「低吟」，不受束縛的讚美和歡唱，正似乎有些符上某家派

作者的所謂「靡靡之音」了。在坦赤，純真均屬罪惡的年代，我並未為過去所誌下的語言而悔改。僅有一點我深為感覺到的是：過往的狂妄，無羈是可愛的，是值得驕傲的，唯一令自己扼嘆的是那股傻勁、狂勁已不復存留；它已同墜落的二十幾朵報春花，消逝不見了。

廁身文壇，美其名搞文藝已有一段不算短的歲月，眼看「哀樂中年」期近，覺得再也不能再盤桓於有着榮光片斷的舊夢邊緣。因此警覺歲月不居，自己距離成功目標尚遠，便不得不重新執筆再作一番努力。這是本集以「重亮的燭火」命名的原因。

至於詩歌「當白鴿起飛的時候」用來代序，原憑一時感觸。親愛的讀者，當你們發現科學進展，人類文明邁向最高峯的新紀元，而世界各地却普遍蔓延着導致毀滅的烽火時，我們能不為這些愚蠢的戰爭而同聲一嘆嗎？

最後，我得感激S，自始至終，他均是我創作生涯中的一股原動力；雖然環境與不幸命運把我們分隔，但此生中，我仍對他耿耿未忘，讓我以此書，奉獻給她，並禱祝她，比以前生活得更好，更有意義。

謝謝名作家韋暈先生，以及知名學者朱昌雲兄，抽暇為本集寫序。他們古道熱腸竭誠提攜後進的精神，真令人感動；還有青年作家，傑倫、泡蒂、高秀、孟沙諸兄，都曾給予我創作上的許多鼓勵和啓示，謹此一并致謝！

祝福S，也祝福大家。

端木虹識于西海岸淡冰六七年四月

# 重亮的燭火

(散文集)

著者：端木虹

封面設計：吳其昌

內頁設計：胡玉華

出版：青春出版社

The Youth Publisher,

214-C, Jalan Temiang,

Seremban, N.S.

印刷：康華印務公司

Printed by Khung Wah Printers,

No. 8, Leith Street, Penang.

定價：馬幣八角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嚴禁翻印





面設計：

青年畫家吳其昌先生

價：馬幣 \$0.80